求聞過齋文集

求聞過齋文集卷二

海鹽　朱方增　虹舫

起居注前序道光二年

欽惟

皇上凝命膺符

紹基嗣服

位參太紫鴻圖揚玉鏡之輝

德懋珍黃麟甸洽金甌之化紀璇杓於元默

對時而禧錫王林占玉琯於敦牂

撫運而治開午陛臣等蘭臺聯藝蓬觀簪毫

聖謨昭如日如雲松棟莫名瞻就官守凜書言書動之函恭效

編摩伏見我

皇上誠通

昊綍禮格

郊禋六鼎揚芬蒼璧忠

圜壇之祀八觚衍祉騂牲薦

方澤之馨展饗略以

祈辛豐穰豫兆見龍躔而

御丙解澤咸霑

勸東作以享

先農報穡則

四推典懋

莅北墉而尊

泰社犒齋則二仲儀彰慶秋汎之安瀾梵香函降望膴冀之飛

辦

神宇躬臨黃流䄷玉瓚之華丹籙絢珠囊之彩升薌孟月篤㑩見於

前型合饗季冬切慕思於

大袷金柱重

裕陵之庀練吉來牟

寶龕隆

閟殿之陳迫光奕禩

敕芸館以揚

駿烈史崇

本紀之弁書緗椒塗而仰

遺徽典舉

奉先之升祔辨禮輿之誤引為述舊章懲祝版之愆儀用申後

誡謁

橋山而屢隨示恤減比戶之出車經

蹕路而汗渙

滂恩優近畿之蠲賦纘

堯勳以

敷士儀肅登遵抒

舜典以摛詞禮成

釋服賀停亞歲猶深悽愴之懷歡侍

怡顏聿效闡揚之義頌

春釐於萱殿祗奉

慈暉瞻

懿範於蘭陔恭加
崇號
鏐冊懋洪禧之衍
璇闈欽
彝訓之宣璽綬式頒珩璜允慶表
坤儀而正位翬翟延光儷
乾德而襄勞雎麟起化
恩覃宙合喜溢瀛寰丕彰
孝治於寅清遂播
遠猷於辰告班始齊乎九列
凝績甃階刻未報乎三商
披章鳳纂職重神倉之督戒遷就而慎擇廉能案關農部之咨

儆因循而早釐簡牘垂畫押聯銜之式嚴檔案以加鈐察乘機舞弊之情稽籍書而酌減勤編保甲除莠乃以安良軫念弁丁分限俾之帶運重緝捕藉安閭里許增費以絕探丸持公正端賴銓曹敢臚目以希肥橐害除關蠹特昭刊木之條奸詰洋商用蓍漏銀之戒停鏡爾溝之採幹輓運維艱開寶浙局以支緡劑調有藉茶資溫郡貿嚴鯨海之船粟貴瀋陽仍禁鯤溟之舸養育廣西安之額轉彼絀而此贏撥裁添東省之犖徒有名而無實冊稽攢典豈容衆隸之妄增責重親民莫委微員以代理供職任月鈔之事雖微末而必親其途佐勞有花幕之賓易姦宄而務防其竇藉端訛索榜禁令於通衢按畝摘徵斥貪汙於庶吏祝歲止輪班之覲職勵委蛇匿名逞誣揭之私技懲鬼蜮敦厖是尙衡閭之鼓舞方殷康乂爲懷

黼座之諛諸倍切慮珠秔之騰貴罔儲鶵粒以居奇恐絮襯之難均恐易蚨錢而分給邊外未妨則壞編甲社以杜侵欺山中最易藏奸稽丁壯以防樵採溝近馬蹄之界伐官樹而法有難寬氣消鹿耳之門裁米艇而式還改造祛盤踞把持之害胥徒詎任營私權重輕緩急之宜興作原非借帑轂場員之揀發討在疏通警邑令之玩延事關交替款紛庫貯期徹底以清釐禁設街欄當按時而啟閉內外椿歷耕禾畝續懇毋增南北路兼折屯糧改支易補印敕議藏僧之界丹書克展其忱卡倫速番戶之驅烏海早區其址過竄風於閩礦採磺之罰爰彰詰鴉片於粵洋縱匪之辜莫道革糧總庫總之號允資幹練之材修節孝節義之祠櫬著褒揚之蹟或養奸或求退並顯示夫勸懲在知人在安民咸屢思於

宵旰攷

帝廷以熙績明黜陟亦造就中材集翰苑以覲

光分引對而遍加

清問令節敷祝延之悃判限制則等不或踰

御園勤待漏之趨分留署則職期無曠章服疇容濫厠欽

甄覈之持平小大務在相維仰

權衡之至當以愛憎爲取舍飭疆吏而凜防微匪邀譽而市恩

繹

寶訓而嚴愼始彈事本繡衣之分尚期灼見眞知奮厲勉水部之官端在奉公潔己吹竽竄聽汰冗員以愼河防越俎代謀加重譴以昭政體妄意執招安之見譏戎者鐫級奚辭耄年生出位之思戀棧者優容難再蠲緩久垂慶典紛更之說弗消銓除

本有常經影響之談罔據知賦輕實由役重底須減差而均徭
毋受饋乃不徇情斯能懲一而儆百旣膺上考曹司奚取乎淹
留克矢實心賑恤自全乎愛養援舊案以圖挾制力挽澆漓
諭新疆勿用副函恪昭循守縱言偶誤罰可輕加校典惟勤敘
還量予斥衰齡之登牘軍政宜崇嘉正誼以持躬耶衙特
賜立論未容負氣當敬事而趨公展限庶足周知準分班以調
考
治嚴察吏
化溥誠民
鴻施大益下之光魚衆兆咸綏之象
惠周夏屋價旋亥市之平
祺錫春韶食裕丁糧之給畀花封之漠視滎

楓宸之殷懷賑期先展於
陪都艱力徧紓於邇甸
慮青黃之不接
軫蒼赤以咸蘇衡襄兗豫之區粵海滇池之境汾陽左右皖水
東西旁連吳越之鄉遠暨甘涼之壤或木飢而水毀或雹厲而
霜寒甫報郵章立霑
闓惠歲積貸稑穜之種駿發服田例輸寬穗秸之徵鴻飛安宅
行糜日給增施囷粟於窮黎貢船風飄優賚帑金於番使歲憑
周四綴買補於軍需引復併三恤羸疲於商力葢民瘼固關
宸念而
天儲尤重正供辦詭譎欺飾之誣章程共擬從以放代盤之議
簡易堪資庾合興修

命鳩工而率作車毋滿載出雉堞以遄行將釐弊而剔奸先貴
新陳之則白務乾圓而潔淨爲防顆粒之朽紅干法紀而朘削
編氓亟淸漕政列縉紳而挾持長吏特儆刁風鴟波作泛於楊
村造送先資運舸魚鑰胡扃乎黍稟積存豈恃空厫民樂輸將
敢借端以覬望官司飛輓漫越位而拋荒月餼旣足夫囷倉歲
會更籌夫覺庫統三年而較數期於朗若列眉限六月以催科
罔或寬夫職掌入貲儘解應早淸歸補之條撥款因公宜速上
報銷之冊防市僞而用攙鵝眼弊絕流通貲廠遒而訟息鼠牙
情無揑冒楚鉛貯裕遺運旋停晉餉支贏鑄鎔暫罷事滋紛擾
鉤稽之法難行意在逋逃驅儈之謀莫遂富民足
國綱舉目張
興教挨文風移習易道隆師表

臨雍則
丹詔先傳品重儒臣從祀則
紫綸特賁
探成俗化民之本黜膚議於柏臺
示培材勵品之源易躬行於蓬苑闢館廣
作人之澤
奎藻榮頒授餐曠課士之功皁比愼選聚蠅頭而遲持授梓申
禁備書試覓爲而遠愧裁花何堪隸籍風檐愼校訂繕錄之家
詘月旦詳評重鑑裁於鵷鷺定
御試唱名之制法肅
宮廷增駐防貢士之資
澤敷陬澨氷銜載錫南宮酬耆耇之勤鹿榜重逢

北闕拜冠裳之賜崇儒固原於重道弼教乃所以明刑德洽好
生
法伸折獄函夏仰
協中之訓先秋下愼讞之章冀研鞫之虛衷庶簡孚之默感惟
減刑與停訟莫忘令甲之懸恐納賄而舞文漫准戶丁之控搆
訟逞譸張之術勿令京國潛蹤藉詞朋婣處之端奚許公堂訴
牒詳訊而毋殘民命別派醫員親提而恪凜
成憲亟漸積習霜簡申嚴於班館星軺遍察於爰書藉澄投匭
之風馴致畫衣之治
德威惟畏
聖武用昭宴臚揚而寬校藝之期尙騎射而斥習文之請韜貪
龍豹在訓練之惟精力敵熊羆乃闖戎之足寄會哨肅毘連之

界挽强貴出號之弓欲拔貝材當敘年以甄録俾成勁旅亟按
日而操防何妨肄藝之兼攻豈得成規之遽改烽火營狼山鎮
戰艦同收丹鴨爾武勝溝弁兵增設曹琬汎整儲軍械堅鋭攸
需洮岷州購補阜駒膘肥務擇冀廬井而烏鎗毋匿特寬濱海
之壖獎
樞鈐而
麟管親揮聿懋靖番之烈蠢茲小醜敢爭土貢以覬挑張我偏
師即奏金鐃而凱唱
聲靈有赫吉協師貞
籌畫咸宜亨占坎習
畢畿首重欣澄永定之波雪浪頂衝更築果渠之埽沁水防趨
故道後患須除淤沙盧汕阜隄新工冀緩督修閘座酌雁翅以

添長
允濬溪溝遍鳳陽而均利絀盈可計撫屢增搶險之費捍衛攸
資應詳議培高之策聽羣嗷而待哺忍教枵腹以赴工計永逸
而程功端賴殫心以率屬禦漲之勞足錄階秩同遷貯廳之科
宜充稭麻豫採務支外府能節費而可嘉障重南邦台乘時而
速藏具剔蠹之大要徵儲跱之恆經銀鑿須彊衰厥原殊旺厥
鹺銷楚岸封輪不若散輪虛文徒覺滋煩龍淮綱之考覈寬典
非能慶倖徵蘆引之逋懸橋本運銅鵲飛梁以通道塘還甃石
培坦水以捍潮金絲煥曲阜之宮禮尊
先聖丹艧輿華州之堵廬炳文昌廨舍新營壯觀瞻於都屋城
垣遍葺昭鞏固於金墉便舟楫之往來虹隄並築作田廬之保
障鮫岸齊修凡茲庶政之咸和悉本

宸謨以出治嘉忠勤而
仁推錫類爰頒
賜奠之詩矜步履而
詔許養疴早節傳班之制全俾則懿親
特予體恤彌周
恩封則佐領攸分等差宜辨諡誄舊詠指婚獨重近枝贏負詳
稽抱養悉除編戶敦睦衍天潢之派祥符呈地域之圖
寶華峪肇錫嘉名遵樸儉之
家法賢良祠懋膺崇祀酬襄勇之耆勳欣逢
壽域宏開百齡再見幸沐
醲膏廣被萬國來同象胥循候館之儀烏道賴歸車之指溯鴨
綠江而納贄文綺

優須歷高華嶼而獻琛
酺筵渥賚昇伏波之古柱爭鳧趨而近
龍光襲羅斛之舊封效鵠立而瞻
螭陛葢仰慶雲之干呂莫不尊親歌
湛露以稱觥無有遠邇者矣臣等持莛識譾握槧才軨蠡測海
而彌慚鼇戴山而莫企謹倣編年之例常殷衢
日之心職之衡而聽之繩
道凝律度
養如春而函如海
光被埏垓
闡繹替元一二日凜時幾之勅
重熙累洽億萬齡覘福祚之長

恭賀

天禧摺

竊臣蒙

恩簡放江蘇學政行抵清江浦途次欣聞紅旗報捷首逆生擒

邊徼肅淸普天同慶欽惟我

皇上化洽同文

治昭奮武迪

前光而纘緒

綏遠服而懷歸靖柳塞之烽煙

幾先早燭暨花門之部落普後方讐元惡稽誅本難寬夫

湯網

宸謨丕震用遙指夫

軒弧茲際雪磧春同月支歲杪鹿走險而猶鬬鳥投林而已窮
雄師奮鐵蒸之圍盡殲醜類凱曲聽金鐃之唱生縛渠魁黑帽
畏威識鴞音之已革紅旗馳捷荷
龍綍之特褒元戎昭敵愾之功
聖主懋酬庸之典　臣甫辭
鳳閣慶巽
鴻勳喜遺孽之剪除知根株之淨盡紹
高廟十全之奏凱實成
勳華未竟之功仰
盛朝六服之承流益臻寰寓大同之慶

敬陳管見摺

竊臣伏讀數月來頒發
諭旨仰見
聖慮憂勤
宵旰焦釋凡在臣子宜無不感動激發臣自愧知識檮昧而矜
勵之忱實難自已謹就管見所及爲
皇上陳之我
朝百數十年以來
聖
聖相承修明政教於一切治天下之法大綱小紀已爲極備然
猶有奸萌未戢以致上煩
聖心者法雖具其實能率而行之者蓋鮮此固中外大小臣工

之咎也自古有治人無治法人之賢否即政之得失所寄故求治之方未有不以用人爲急者然臣竊計用人之難循資格則庸碌者得以敘進破資格則奔競者又得以妄干謙謹之士可以寡過而難責以有爲幹略之才可以集事而難決其有守提給者便於使令而未足以勝鉅任刻覈者明於纖悉而未必其有違猷此在旣知其人而任之而其權衡進退之間尚有難於適當者況乎人情萬變眞僞雜糅或外似有才而中實無有或矯以自飾而非其所安故知人則哲堯舜其難之我

皇上至誠至明

臨御十有八年之間凡中外臣工賢愚功過無不悉邀

聖明洞燭近復

特諭甄汰裒庸並

命各督撫於屬員中破格保舉其郎中開列京堂亦令各堂官
秉公保舉此誠
聖主求賢若渴之盛心而爲天下人才効用之嘉會也臣愚以
爲大臣之賢否自蒙
睿照而庶臣之賢否則在大臣之能鑒而別之孔子論政則曰
舉賢才又曰舉爾所知古人事君之忠首重進賢蓋天下之大
羣士之衆雖有堯舜之智豈能博聞而遍識其由近及遠自崇
而卑亦賴集衆人之知以爲知所以能明目達聰者此也近今
大臣中罕有以進賢爲務者蓋薦舉之事易於狥私黨援交結
不能不防而大臣亦遂引嫌而自避耳然大臣者
天子之股肱若人人避狥私之名而竟忘其有進賢之責所謂
因噎廢食非公忠體國者所宜有也茲當

曠典大開中外大臣自宜各舉所知或密行陳奏或明列薦章至於任用之方則無過詢事考言之法昔宋司馬光定薦舉四條一曰仁惠二曰公直三曰明敏四曰廉謹其法最為詳備蓋仁惠足以牧民興教養公直足以備諫諍擊豪強不避嫌怨明敏足以詢掌故達利弊治繁應變廉謹足以資靜鎮矯貪競化侈靡人之才德出眾大概不越此四者苟有其一皆堪致用今或令諸大臣仿照是法確指所長無以空言妄相援引則其人之品詣各不相假

皇上再博訪周諮徐為印證並乞於

召對時各就所長

諭令當面指陳果能原委洞悉又當試之以事以觀其能踐與否天下但有能言而不能行者未有言之謬戾而其行事能合

宜者如或敷奏並無條理則其人固不足用而該大臣之識見優絀心地公私亦於此概可見矣抑臣思各官居職苟非闒茸齷齪之流肯不稍思自效況蒙

皇上訓飭至再至三然猶故習相仍驟難振拔者良有數端例條過繁文案瑣屑雖有强敏之吏而精神疲於具文其實關於政治民生者轉致不能詳覈一也差務絡繹公私賠累身家之恤不遑民物之懷漸恝二也訐告之風至今益甚常有以田土闘毆細故亦驀越赴京具控者地方官往往畏其挾制甚有匿名揭帖雖以急公自好之員其平日尋常瑣細之事豈皆一一可達

聖聽乃旣無揭告主名則猾吏蠹胥奸民惡僕但遇求謀不遂懲治太嚴皆可以造爲飛語訐及陰私尤足使任事之心不寒

而慄其隱忍姑息以致奸宄橫行者大率由此三也今蒙
皇上整飭各臣因循苟且之習臣愚以爲必當先除三者之弊
庶廓然無所牽畏俾得專精實政而治化蒸蒸日上矣再臣伏
思經
國之方理財尤要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斟酌盈虛以量
入爲出用能經常不匱現今戶部歲入歲出年例彙奏一次俱
開列比較清單惟在京與各省用款並未併合爲一其間頭緒
紛繁最難釐晰且凡撥解即謂之出又不實計所用歷年牽涉
轇轕不清其歲入歲出內又因有無定之款多寡參差以故一
歲之中所出若干覈之所入贏餘若干不能得其實數臣愚請
旨勅下戶部嗣後歲入歲出奏單除照常分繕外宜再合京外
爲一覈計贏餘總數仍取前一二年所贏餘者確實比較然後

綜其輕重緩急將一切例內例外各用款有可以裁省停緩者酌加撙節庶合於古人通年制用之法度支常臻充裕矣臣又查新疆南北兩路自乾隆年間開闢以來人民繁聚久成樂土而每歲新疆經費銀未能酌減自因兵防驛遞控制所需未便輕議更張惟聞該處幅員甚廣屯田之利耆有成效自當益加開墾即以該地所生給該地之用俾內地撥運日減一日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正當及時籌定也仰祈
皇上敕下大學士伊犁將軍松筠相度情形酌籌經久之策候
旨施行期於邊務民生兩有裨益焉

請博舉賢能以襄

聖治摺

竊惟爲治之要首在得人內而部院事務外而地方庶政皆得人則理不得人則紊又況左右大臣備贊襄於論思督撫大員膺封疆之重寄其人之賢否關繫尤鉅伏計現在內外諸大臣皆經

仁宗睿皇帝所簡任而留貽者我

皇上知臨在上或悉之於

召見之頃或見之於章奏之間自可咸歸

聖明洞鑒然而儲才備用事非綏圖其例不准

召見遞摺各員更難徧識夫人之才識德量爲百人所服者方足以治百人爲千人所服者方足以治千人等而上之宰一邑

守一郡又等而上之轄一省管一部果其人與職稱自能政無不舉苟非其人則法度詳備亦成具文告誡日宣徒爲誦讀此即望其循分供職且有不能又況責其整飭一切乎臣伏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雍正十三年九月嘉慶四年十月皆欽奉

諭旨令大臣各舉所知密封陳奏仰見

列聖臨御之初皆先以博訪人才爲亟臣伏見

皇上天亶聖聰

登極以來普被

恩膏務崇實政廣樹藝抑科歛以利民生蠲煩苛汰捐攤以省

官累

仁聲

仁政海內奮興而外省司道以下至於有司營員先經奉有

諭旨令督撫保舉密奏竊思
恩綸疊下次第敷施則在京密保之典似應及時舉行臣查考
選與保舉爲歷代取人之兩途近今考選之法常行而保舉未
能屢行者保舉慮其徇私而本人又不能不避嫌且知人實難
所保亦未必皆屬可信臣竊謂保舉之法若如考選之制按歲
常行則覬緣干進者自不能免且保舉之大臣所知者亦旣舉
矣未幾而令再舉安得此素所知悉之人源源不絕勢必勉強
充數以求塞責是以我
朝保舉之法不爲常制間一舉行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諭旨令大學士保舉所舉者內而大臣以及閒曹外而督撫以
及州縣雍正十三年九月
諭旨令大學士以下三品京堂以上保舉所舉不拘品級或現

任職官或放廢閒員嘉慶四年十月
諭旨令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及三品以上之都察院通政使
大理寺堂官保舉所舉係京外各官葢大學士九卿皆係
先朝擢任信用受
恩尤重之人而以人事君正可藉以輸忠報效以恆理度之自
不應有懷私欺罔之事自嘉慶十八年奉
旨密保以來已越八年各大臣真知灼見可膺薦舉者當不乏
人臣愚以爲京堂以上凡例准
召見遞摺者其賢否自可仰邀
宸鑒無庸入薦舉之列此外各官應請
勅下大學士尚書侍郎都御史等各舉所知或立品端潔或學
術精通或才識練達據實密封陳奏並請

皇上倣照嘉慶四年之例將所保之員摘傳
召見即或震懾
天威不能從容敷奏然蒙
詢以所知自能陳述就其奏對之詞不難驗其氣識而保舉之
實與不實亦從此可以見其大概矣至避嫌之事迹雖公而意
實私所保而賢古人即有內舉不避親之義所舉而不賢即在
平日不相識之人豈得爲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諭旨有或素日同僚共事或同鄉同年或門生親戚子弟俱准
保送之文臣竊謂親戚子弟現在例應迴避者似仍不應保薦
此外則本無嫌可避且惟其平日熟習是以知之較爲親切破
其拘牽亦廣其獻納之道也

請廣地利以阜民生摺

臣伏見我

皇上御極以來軫念民生

特諭直隸興修營田水利並令山東山西河南各撫臣就境內

一體籌畫又

諭各直省督撫將官荒地畝迅速查勘已墾者升科未墾者招佃如有吏民把持嚴行懲處若州縣官仍前怠玩或有心隱匿

該督撫等嚴參重處此誠

聖主深知稼穡之艱廣被閭閻之澤凡在官民固無不感頌

皇仁亟思疏溝渠闢曠土上副我

皇上康阜羣生之至意臣伏查水利之當興者莫急於直隸而荒地之當墾者亦莫多於直隸前經戶部查奏直隸官荒地內

天津府屬有六萬五千八百餘頃已不爲少而臣又聞天津沿海等處有窪河滄州鹽山靜海各州縣荒地不可數計康熙年間天津鎮總兵藍理曾奏請開墾水田一百五十頃民咸賴之雍正年間怡賢親王修復明巡撫汪應蛟所開天津十字圍田三百餘頃今何家圍吳家嘴雙港白塘口辛莊葛沽盤沽東西泥沽等圍悉屬膏腴是荒地固莫多於天津而水利之興亦莫易於天津乃據戶部奏稱自乾隆五十二年據直隸總督冊報內開天津府屬荒地可墾者九千三百餘頃迄今三十餘年之久尚未報墾豈明知可墾之地而佃無可招抑豈有歷任各官悉皆玩視民瘼不思速墾之理臣嘗訪求因循延擱之故蓋有數端興水利必疏濬河渠開荒地必儲備牛種其地既廣其費甚鉅在國家卹農重穀原不靳數百萬帑金爲畿輔興數百年

之利然經費有常斷不能別籌於度支之外是地方官不敢妄行請帑者一也直隸大小各官親莅其疆亦知事非可緩而廉俸所入已不敷辦公且差務絡繹賠累又所不免而欲其出貲興修實皆力有不逮設或輕率請帑而效未即成咎將誰執是不得不坐視水利之廢地利之曠者二也小民生長直隸非不欲蓄洩有資田疇日闢無如河渠支幹界連數州縣既不能合數州縣民心併力捐貲即令小開溝洫而地恐犬牙人情罔一況旱乾屢見縱值豐收僅敷衣食豈尚能出其餘財以供開濬畦塍之用則不能勸民捐輸者三也又況小民本無遠見已熟之地令其開溝既慮減其畝收未墾之地令其疏渠又恐虧其貲本且官荒之地往往有附近之豪姓大戶私為隱佔雖未種有麥禾常可售其葦草兼之四至未分疆界莫判即有願行耕

佃者一經翻犁豪民即以侵其界址紛爭互毆肇衅八控是民
未獲毫髮之利而先懼有搆訟之擾者四也即地方官丈量畝
數分晝經界而民之應募來佃者吏胥又索其規費稍不遂意
百端刁揩即已墾成熟而升科之時抑勒磨折需費尤多甚有
既熟而復荒者五也至各州縣豈不能禁胥吏之婪索而深願
賦入之有贏乃亦任其阻撓者蓋荒地報墾例詳督撫兩司道
府既詳之後府道則親臨履勘督撫兩司又委員覆勘供應支
給所費甚繁勘後及成熟升科皆須造冊年報外而督撫司道
內而戶部戶科各書吏又層層索費否則百方駁詰致令以舛
錯遲延遂干吏議是州縣不獲墾荒之利而賠累被議之害已
身受之其不顧土曠民貧者六也臣愚以為欲興大利當先盡
除拘牽積習使官民兩便則眾利靡不舉矣臣查直隸營田舊

例俱准民間借帑興工成熟後分年按畝均攤乾隆八年總督高斌奏請於永定河上游開渠築壩資民灌溉貸借請河道庫銀給民辦理今仿而行之則國帑不致虛耗而民利遂可畢興至如何分年徵還之處總宜寬為計議俾民力益得從容則費已不虛糜出矣又查乾隆六年前大學士陳宏謀官江西巡撫時曾奏各州縣河渠果能實力督修並無沖決被水等害遇有保舉陞用將承辦水利若何列入事實奬薦以示鼓勵 臣請循照是議凡州縣能興水利闢荒地實有成效者准其保薦即予超擢至履勘之事亦無庸紛紛委員使州縣既無無益之繁費又得保薦之升途自必踴躍辦理彼差役之需索豪戶之爭奪皆其力能禁止而不致忍而膜視也其疆界令州縣先行清釐如民間熟地應開溝渠即以

附近之官地撥還雖於官地有損究之得水而豐收自不致因旱而費賑若荒地大明界址如舊有佔償之人力能開墾即給與開墾不必追出另募以杜紛糾其餘概令招佃願借帑者給之其有力而不願借者聽其自行開墾向例報墾三年即行升科今請緩至十年後方令納賦則小民倍見樂從雖例似過優然既聽其荒之數百年而何靳十年之姑緩也抑思民貧易於爲非直隸地方向多邪匪斂錢滋事皆緣無業窮民始而計圖餬口既而聚黨逞兇若令將數千頃荒地概行開墾則數萬游手閒民皆可勤於職業贍其身家非但民食可充而奸宄亦息此尤近日所宜亟講者或謂瀕海鹹鹺難於栽植不知閩浙海濱之地無不成田況久荒異於新涸豈尚疑斥鹵之不能盡變膏腴且前明汪應蛟興利於前

國朝藍理復興利於後效皆彰彰按蹟可考查現任天津鎮水師總兵許松年生長海壖於沿海營田之事自必熟知今又駐劄海濱兼值冬春停操之際相度尤便似可仿照康熙年間天津鎮總兵藍理辦墾田之例先令就近履勘將該處曠閒地土實有幾何詳悉具奏後再

勅下直隸總督派委幹員確勘情形妥議章程辦理至若北方高燥原未能概種水田其距水遼遠之區似難引以溉注臣查乾隆九年前倉場侍郎蔣炳官順天府府尹時曾奏請直隸地方勸民鑿井計每大井一可溉田二十餘畝中井亦十餘畝雨澤偶愆足資灌溉且所費無多民間亦易為力今晉州欒城一帶皆資以為利臣請一并

飭令州縣廣為勸諭其所管地方開井能眾不慮旱歉者亦准

咨部議敘則官民交勸而事益易行似此周詳辦理不獨直隸各府屬即各直省周不破其拘牽收其實效不出十年水利無不遍興荒地無不徧墾既可節餉賑之費而

國用益饒并可屢慶豐年而民俗愈厚矣抑臣又查直隸海口有二一在天津一在順天府屬之寧河縣北塘天津海口地方設有水陸官兵一千四百餘名而北塘海口地方遼遠一百六十餘里僅設馬守兵二十五名兩處同一海口兵數多寡懸殊近日聞北塘汛所屬之蘆臺鎮屢有盜劫之案自緣汛兵過少所致臣伏思天津海口固為畿輔門戸而北塘海口近隸順天更在

神京肘腋之下所設官兵自應裒多益寡俾其聲勢聯絡況將來招佃墾田集人益眾尤應預為籌備以資彈壓臣請

勅下直隸總督將兩處海口察核今昔情形或即就天津海口
兵內抽撥移駐似於近畿地方尤昭嚴肅 臣 見聞所及不揣檮
昧謹繕摺陳奏

陳除莠安民摺

竊惟吏治首重安民安民莫先除莠我

皇上御極以來孜孜以安民爲念

訓其節儉優其賑恤禁賦稅之浮收興河渠之大利而又

特擢賢能之員俾以撫牧

聖慮之爲民生計者至周且備然各省莠民尚有未淨者臣聞

直隸大名開州及山東曹州沂州等處俱有教匪潛匿江南徐

州等處則有掖刀手江西贛州建昌等處則有擔匪河南光州

汝州等處則有紅鬍子安徽鳳穎一帶亦有教匪鹽梟湖北本

有教匪今襄陽一帶接壤河南亦漸有紅鬍子廣東廣西則會

匪尤眾湖南衡永等處近接粤西亦漸多會匪雲貴則苗猺玀

玀等屢致不靖此外如天主教八卦教無爲教則各省閒有之

凡厥匪徒雖名目繁多總不外鹽梟會匪教匪三種爲尤橫其積害年久而未能絕其根株者非莠民不能概除亦非蹤跡詭秘無從弋獲並非地方州縣不能覺察以致蔓延日眾臣隨時體訪並因奉使雲南廣西道經各省詳爲詢問知其致弊之源敬爲我

皇上陳之一曰聚匪之由窮民無業惟利是趨託左道以誘人假禍福以惑眾其初意祗欲斂錢迨糾約既多遂起邪謀教匪會匪雖異其稱而聚眾則同至於鹽梟之起實緣場竈之出鹽甚賤私梟之獲利甚多人少則恐致拘拿人眾則藉以黨護邊境之苗猺玀玀性本愚頑氣尤獷悍撫以恩威原知畏服而外來匪徒每多煽誘並緣官吏剝削苛派遂憤而嘯聚其各匪內之尤不逞者即肆行爲盜劫掠地方此作匪之情也各省交界

地方犬牙錯雜匪徒藏匿稽察難周此拿則匿彼彼拿則匿此其他如山僻之區垢污易集積疲之壞姦宄生心此藏匪之地也匪徒初聚必有倡首之人必有窩匿之家其倡首及窩匿者大抵豪橫積猾之徒往往與地保差役句連交結無事則爲之隱庇有事則爲之買放此豢匪之藪也一曰縱匪之由地方州縣失察教匪會匪鹽梟盜犯或不能緝獲或獲未及全例應降調議革遂百方諱匿任其糾結此畏懼處分因而縱匪者也即實心訪捕幸而全獲處分得邀寬免而解犯之費實有籌措維艱者緣州縣所得養廉不過一二千金除延幕友及衙署火食外不能稍有盈餘而或地值衝途供應絡繹雖尋常命盜之案猶覺辦理周張大案更多竭蹶大約解犯一名赴省近者需費二三十金其相距較遠者卽需五六十金凡長途水陸舟車及

解役家人盤費飯食並有陸路不能用車犯人木籠皆僱人夫
擯擡到府到司監役等在在索費方肯驗收迨案情既結家人
解役始能回縣往返守候速亦一二月或尚有待提應質之人
則半年八月亦不能預定是辦一小案亦須二三百金若案犯
多至數十人或百人以上是必數千金始能辦此一案倘續有
重案又須籌費州縣即收有陋規在大缺猶可支持其中小之
缺斷不敷用況州縣祗思肥橐者甚多其實心爲公能有幾人
遂皆延擱不辦此吝惜解費因而縱匪者也養癰既久小則聚
黨數百人大則聚黨數千人盤踞聯絡不可驅散地方官即欲
訪拏而一縣差役僅數十人本汛營兵不過數十人且其中半
與匪黨句結走漏信息又焉肯盡力擒捕設冒昧往拏必致拒
捕傷人於事無濟若通稟各上官或委司道府廳及參游都守

等官派兵協捕供應之費已需數百金若匪徒拒而滋事則必責其不早訪拿之罪而又科其不能獲犯之咎參處立加或褫革或發遣其賠墊之項或即成虧空家產必應查抵是匪犯未除而州縣之身家已不保矣即如去年浙江歸安縣陸名揚一案該犯稔惡十餘年臣在籍時久所聞知歷任縣令皆因循不究新任官鋭於辦理卽因拒捕褫職而前任釀惡之官轉得置身事外此猶小小棍徒耳若會匪教匪鹽梟巨盜勢有甚於此者地方官尤不敢過問矣卽令匪犯就獲其供應解費已覺不貲該管官又須赴省會辦其盤費及在省日用又有數百金倘有餘犯未獲懸賞購緝其閒又有犯供翻異案難卽定其往省之歲月必久兼之前任府州縣或尚在本省畏罹從前失察處分遂百計代犯開脱各上司又狃於化大爲小之見罔顧案情

輕重轉以現任官張皇邀功設復有袒護前官之心則任事者非但遭前官之怨且又爲上司所憎於是各州縣甘心隱忍以爲得計並冀陞調他郡遂可置之不顧各上司有罔知禁察者亦有明知匪徒之橫特恐嚴飭州縣查拏萬一鋌而走險撲滅需時

朝廷之譴責難免又慮州縣虧挪無償則各上司有攤賠之累因概存五日京兆之見養尊處優飾聾詐聵而匪徒益無忌憚矣此上下各官互思諉卸因而縱匪者也一曰驅良入匪之由大夥私梟官吏既不敢查拏而背負肩挑之小販往往捕以塞責且令攀誣良民窩賍售買藉圖詐取銀錢迫小販畏懼法網復揣知人衆難拏之故遂亦結成大夥而被誣之民因擾致貧轉以爲匪不致獲罪漸思結納匪徒兼可漁利此近年各省私

梟因而日衆者也教匪會匪在良民非但不屑與之爲伍且亦急欲驅除以免鄉曲之累奈各匪往往脅之入會入教設或不從卽刦擄其家或於道路毒毆其初未嘗不向官指控而地方官因有避處分畜解費之故反將良民磨折勒誣匪徒得縱益肆鴟張報復之心卽如林清牛亮臣兩逆於嘉慶十三年經人以教匪控告而承審官寬故爲輕縱迨後黨羽日滋小民遂不敢復控蓋亦明知控之無益轉慮成仇遭害遂槪皆隱受其毒況匪徒脅取富民之錢卽分贈其黨窮民遂多附和其情形在在皆然此民之脅於匪誘於匪因而從匪者也官吏於眞匪則置之而於被脅之民轉訪拿刑嚇得賍則釋不得賍則禁押經年蓋脅從者大抵皆身家殷實之人非但不敢抗拒卽詐賍後亦無庸控發是民當被脅之後匪首坐派有費匪黨交結有費

鄉保胥役訪拿恐嚇有費牽連到官又有費與匪相結固不能
保其身家不與匪相結又不能安其身家進退無策家計日削
勢不得不囂然思逞從前三省教匪滋事謂爲官吏逼成者實
亦由此不然一二匪徒豈能嘯合千百人哉此民之迫於官吏
而益堅其從匪之心也臣訪悉其情不勝憤懣總由錮習未除
遂致匪徒未淨今値我
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之時吏治民風無一不仰煩
宸慮所有各項積弊應請特頒
諭旨嚴行禁革現在兩淮鹽務已准其減價敵私而粵西又
允撥解犯經費惟各省鹽價尚有續增者卽如廣東廣西曾於
嘉慶十二年以後特加舊價一倍有餘因之私梟四起匪盜充
斥而各省州縣均未議解犯經費應請

勅下各督撫詳查數十年來鹽觔增價緣由酌量地方情形照兩淮之例詳議核減則私梟之源可以漸杜其解費等項如果辦理大案准督撫籌撥閒款銀兩爲之津貼或令缺分較優之州縣量爲協濟則州縣既不慮無米之炊自不至因循坐視至於匪徒拒捕及拒而脫逃拿未即獲者各州縣暫緩褫革責令認眞偵緝各上司不得以拒捕情形指爲激變蓋激變者小民本無罪犯或苛派或酷刑或橫征民不勝其苦冤抑憤然搆釁則罪在州縣若拒捕則匪犯本思滋事借拒捕以逞兇其情勢迥不相同應請分別核辦庶州縣不至有所顧忌規避若各省巨盜半係鹽梟及教匪會匪之豪橫者但能盡除各匪則盜源亦可漸次肅清總之辦理各匪尤以查拿首犯爲先蓋首犯既除餘匪自散既不至誅戮太甚或傷天地好生之心亦不致

姑息養奸轉令巨魁有幸全之事今各省未嘗不查拿各匪然僅獲匪徒餘黨是以甫報獲匪旋仍聚匪果能拔其根株加昔年海盜自蔡牽朱濆授首外海洋即從此清淨非盜首駢誅除其首匪則無人為之糾聚矣若各州縣既經覓其處分又為籌其解費使猶玩縱不究或任情諱匿轉有藉端得賍情弊一經發覺重治其罪其能拿獲各匪首犯者量為超擢俾懲勸昭然益知奮勉至邊省苗猺獞玀並各種夷人雜處之所應令督撫擇老成諳練之員補授各缺凡新進喜事及剛愎自用有才無守者不准妄補倘題補非人因致釀事者并督撫罪之則邊境撫綏有素自可長臻康乂矣

黜邪導正詳示利害說

國家休養生息數百餘年版圖日闢戶口日繁凡爾士民優游

太平之世固宜咸安良善盡革非心況我

皇上軫念民生遇有水旱偏災錮貸賑恤不惜數百萬銀米以

救爾士民復設立兵衛以除暴安良又令地方鄉約人等隨時

宣講

聖諭廣訓十六條期爾士民共勉爲孝弟力田之人其地方官

之德澤及民者獎擢之貪酷殃民者罷黜之凡以爲爾士民諄

諄

訓誡爾士民各具天良宜荷

聖恩革心革面以副

朝廷教養之澤乃猶有自作不靖甘蹈法網者

皇上廣覆載之仁憫愚蒙之罪
特命各省學政遍行化導本院恭奉
諭旨夙夜兢兢冀有以啟迪爾士民查粵西民風素樸向無作姦犯科之事惟十餘年來間有結會爲盜肆行强刦者歷經究辦而此風仍未淨盡良由爾士民罔知利害遂爲匪徒誘惑流於邪僻以大干罪戾本院特將利害各條剴切宣示爾士民宜速改舊習其趨正軌庶幾上答
聖慈下保身家毋執迷不悟致遭刑戮所有條目詳列於後

一結會必獲重罪也查定例凡異姓人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兄弟者爲首絞監後爲從減一等若聚衆至三十人以上者絞立決爲從發極邊充軍復興添弟會等名目者首從皆斬而又爲盜者斬決梟示今廣西各屬仍有添弟會名目其拜會時竟有

飲雞血酒焚表訂盟聚至數十人者所犯皆係死罪現經督撫及司道嚴飭各州縣稽查保甲并緝拏結會之人三四年來正法者甚眾爾等亟宜畏罪改悔況歷來結會爲匪者無不身誅家破無論前代燒香斗米之徒剿戮無遺即向者三省白蓮教結聚蔓延不爲不眾而大兵所到悉就殲誅近如逆犯林清等首惡寸磔餘黨亦誅戮淨盡爾等目見耳聞尤應儆惕乃甘舍樂業而蹈重辟其害一也

一歛費必破家貲也結會之人必歛錢肥己爾等或戕其嫻謗或懼其擾累因而出錢入會不知一經入會則匪首坐派有費匪黨需索有費相聚酒食有費若獲罪又爲其使用有費牽連到官有費甚至向鄉保求免拏獲又有費書役人等藉端恐嚇又有費是時爾等欲不出錢則同會之人挾仇尋釁日無寧居

欲仍出錢則家計日削貧困難甘況經地方官審實治罪則産
或籍沒入官或被人侵吞皆歸烏有其害二也
一犯法必累家屬也爾等自祖父以來受
國家豢養之恩以至今日乃敢悖理昧良習爲奸宄是不孝之
罪已不能對爾祖父復使爾子孫不得爲清白良民況拏獲到
官囚禁囹圄有父母不能養有妻子不能守徒使骨肉分離徬
偟憂懼其害三也
一聚黨必荒恆業也士農工商各有本業爾等被誘入會則往
來句結游手好閒田畝不耕商販盡廢即有勤本業之人而匪
首則約期相會匪黨則引類來招任其威凌勢逼不敢不從坐
使家業荒棄其害四也
一糾衆不足恃强也爾等結會之後自謂人數衆多因而恣毆

強刼肆行無忌不知鬬殺必須抵罪而盜刼之例尤嚴凡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近年廣西盜案拏獲論死者一歲中竟有數百人問其得贓每人不過數金所獲無幾而身命不保是爾等結會雖衆斷不足恃官役緝拿雖親兄弟不能救況同會之兄弟欲自救而不得豈尚能救及他人其害五也

一黨惡不容鄉論也爾等身處閭閻凡姻親宗族無不望爲良善乃不思安分守法甘與匪類爲伍遂使親族鄙棄鄉黨不齒爾等亦靦然人面何至習於下流不過因一念之非竟使終身莫贖其害六也

一從匪轉遭慘毒也爾等本係良民但能
國課早完外事不與無拘無束終歲優游乃一經入會轉受匪首約束苛歛驅遣朝夕不甯并聞匪首竟有私立法令造作非

刑稍不聽從卽遭慘戮其害七也
一匪書尤易速禍也爾等入會後匪首鈔給書本其間多有悖逆語句凡有傳習者皆例應駢誅爾等鄉愚無知不諳文義妄行收受迨經搜獲到官及被人舉發則罪案顯然其害八也
一詭跡無不立破也爾等入會穿劍門製腰憑以及各種暗號本院已詳悉訪聞疊飭各州縣加意搜拏試思爾等安居樂業何等自在乃妄爲匪僻巧逞鬼蜮伎倆不知此種罪惡天地不容斷無不破之理一經訪實拘拏雖欲求生而不得其害九也
一容留必遭連累也匪徒聚集半屬異籍之人爾等士著居民遇有踪跡可疑者務須詳詢來歷方准寄寓緣此輩行踪詭秘每於鄉村墟市或妄稱過路投親或託言尋工餬口得有棲身之所非邀衆結盟卽夠黨刦掠及犯事後各皆分竄一經偵獲

訊出住宿之家無論知情與否已犯窩頓之罪其害十也
以上十害爾士民當觸目驚心隨時戒惕
一首告必獲重賞也各地方有倡立邪教糾約多人偵獲首告者必加獎賞如祝現劉第五等懸賞至數千金務期必獲爾等倘知添弟會人姓名并証據確鑿者首告到官亦必予以優獎如此外別有邪教名目亦准告發以杜滋萌之漸爾等須知邪教既眾必至為患閭閻即迅速剪除良民已深受其禍若能早行舉發既可免擾復可得賞其利一也
一投首可期免罪也爾等僻處偏隅偶被匪徒邀結欲告則畏為匪仇不告則罪無可逭不知究辦匪徒自有地方官作主即或從前州縣有畏懼處分希圖顢頇了事近已疊奉
諭旨凡地方州縣能拏獲匪徒者概免處分即如去歲河南省

拏獲匪犯二百餘名各州縣處分悉邀寬免是地方各官旣無顧慮豈有不辦匪徒致令挾嫌報復之理且爾等果能悔過自新亦曾奉

旨如有悞陷爲匪之徒准其投首免罪爾等當感激

皇上赦過宥罪法外施仁之至意速赴官投首將匪首匪黨指名聲訴則爾等仍可勉爲良民其利二也

一墾荒可贍身家也查結會諸犯半皆無業貧民妄圖歛取錢文殊不思歛錢爲匪死有餘辜何如自食其力身心俱泰本院莅任粵西訪知各州縣官荒山地尙多儘可隨時開墾二三年間便能成家立業卽外來寄籍之人果係善良原准投入保甲擇地墾荒與土著農人其相樂業衣食可充而刑罰不及其利三也

一守望可絕匪類也爾等身家殷實之人自不甘於爲匪然往往有懼匪迫脅者現在編查保甲實爲除暴安良之善政爾等各村莊當舉一甲長爲首每戶再各出一年壯之人與鄰村聯絡彼此守望互相防護其間有不法之徒即報明甲長送官如有外來匪盜亦可併力圍拏解官懲治非但自保身家兼得驅除匪類其利四也

一淫邪必當盡革也廣西土俗易犯姦淫本院按臨各屬列諸訟牒者甚多其結會匪徒又往往以姦淫之事誘惑愚民不顧壞人名節亂人倫常尤大可痛恨爾等要知婦女以貞節爲重若縱姦忘恥不但辱及門戶且恐後嗣蒙羞亟當痛除惡習敦重綱常如能恪守貞操即或限於年例本院亦必給予匾額以示獎勵其有節烈昭著者俱准題請

旌表發帑建坊尤足光耀門閭其利五也

一刁控無虞陷累也近年會匪逞奸肆詐詭譎百端凡有人舉發到官該匪等亦指良民爲匪互相揭告而良民往往懼其汙衊隱忍不言不知虛實自有定讞爾等果能訪明實據向各州縣申訴如各州縣中有剖斷不公者准赴各上司控訴務令水落石出使匪徒無所逞其譸張則匪黨日孤根株易拔其利六也

一簿籍不得私設也聞各民人內間有借攻訐會匪名目設立匪類良民兩簿與錢者即列入良民簿不與錢者即列入匪類簿良莠混淆訟端紛起爾等須知邪正兩途不可不分私立簿籍豈爲定論一經地方官訊出實情則爾等嫁禍詐錢終必自詒伊戚嗣後爾等不可復設簿籍但能遵守

憲章不與匪等往來如匪等敢强邀入會即縛送地方官治罪則匪等既無所籍口狡賴而地方官亦易於審訊不致轇轕不清拖累多人而爾等亦可免株誣之咎其利七也

一子弟尤宜訓戒也少年識見未定往往不務本業交接匪人游蕩賭博流為盜竊與其懲治於官莫若父兄勸禁較為切近爾等各有子弟務須嚴行約束動其天性之良勤其職業之課使趨向克端邪慝不作室家完聚祖業免傾其利八也

一禍福當明天道也從前直隸山東河南等省因有李文成馮克善等結會謀逆疊遭荒歉迨諸逆盡戮連歲極其豐稔可見上天賞罰皆由爾下民所自取現在爾等果能安分守法天必疊賜豐年若有結會為匪之人皆是累爾等受荒年之苦者必須報官除害況從來盜賊等匪未有倖免刑誅者而積善之家

子孫無不溫飽尤可見天理之公爾等亟宜勉力向善不慼邪言不但天降之福我
皇上亦必特加恩獎其利九也
一倡率尤重士習也爾等戴高履厚應其篤尊
君親上之忱以勉為
盛世良民不獨匪辟之事不可為即尋常鬬毆傲狠之習亦不可稍有漸染至士為四民之首尤宜讀書自守當將禮義廉恥勸導鄉閭設同里中有為匪黨誘惑者亟以正言開悟俾其明善惡之源定從違之準則民風益厚民俗愈醇庶得出為良臣處為善士其利十也

求聞過齋文集卷三

海鹽　朱方增　虹舫

梧州迴瀾隄記

梧爲粵西劇郡東毗肇慶匯灕江龍江牂牁江之水蜿蜒數千里山勢亦嶔崎雄峻而其磅礴鬱積之氣往往篤生英傑以表見於世近歲萑苻充斥民幾不能安耕鑿而舶船之被擾者尤衆甲戌春莆田謝公凝道由銓曹出守是邦適制府蔣礪堂先生閱兵至郡檄太守嚴捕之太守惻然曰民之顚連有土者之責也遂出廉俸懸賞格督屬邑分道偵邏復以藤之某鄉爲盜藪親率弁役密購之越一載盜踪始戢士民皆頌太守德太守乃進士之秀者勗以孝悌忠信課以文章而竊疑數十年間人才闃寂非復有昔之吳獻臣高渭南諸君子卓卓海內因召父

老而訪之僉謂郡城之東向有回瀾隄明太守陳鑑所築上建回瀾堂水之自南來者豬於嘉魚池逆流而南逕北郭入灘江迅湍瀠抱得形勢之勝故數百餘年人才振起今堙塞廢壞久矣牂牁龍江之水直洩而不能蓄宜乎賢哲之不萃也太守曰厚風俗培人才是又余之責也復出公帑餘息檄蒼梧令黃君開雲縣佐某興復之越四月隄成又四月堂亦成畚挶涂塈之事邑父老爭赴之盡民之望斯舉有年矣丙子春余校士至梧邑諸生郭中冠等請爲文記之余聞古循吏所歷之地首以興利除害爲亟令盜賊屏息風俗馴美太守之有功是邦者固不僅此一隄然昔所謂召伯埭考功隄內史渠者千百載後猶慕思其爲人今太守復此其亦有甘棠之遺愛焉異日者如吳獻臣高渭南諸君子彬彬代出固知非太守之功不至此雖然太

守之治績已達於

朝行將被豸繡拜

新命矣後之守斯土者宜承太守之志而時葺之庶幾人才日盛而此隄遂與召伯考功內史並傳是又余所厚望也夫

重修梧州試院記

梧州試院自
國初創設歷久弗葺使者歲時按臨又皆苟且塗飾無久遠計丙子春余校士來此心竊慨焉太守連城謝公凝道議加繕完諸紳士乃相率鳩工越歲工竣余適又按部是邦乃進諸士子而告之曰古者鄉舉里選士皆以道德顯自科舉之制行天下之士又羣然馳騁於天章唐宋以來名臣賢相大率以科第起家而試於學使者乃致身之始所係尤重顧其地或卑庳狹隘不能庇雨風非所以愼衡校也今
天子嘉與士林
命使者實心化導使者巡行郡邑已兩易寒暑矣而竊所拳拳者惟梧之人士蓋梧自漢武設郡經學如陳長孫孝行如丁密

勳業文章如李用謙吳廷舉皆百世所景慕者士苟沐其餘風必卓卓然爲

朝廷有用之才特無倡之者或不能興起乃一聞太守之命咸奮然趨功不數月而事蕆即此興作之微尚能若是推而上之德業事功尤不難有所樹立昔范文正爲秀才時已抱先憂後樂之懷王沂公未達亦志不在溫飽古人立行皆自窮居而已然今多士雖伏處一鄉果能聞風興感以道德自勵而不役役於文章之末其所成就自足以頡頏前賢故即一區區試院之修復而喜梧之人士樂善好學固有大過尋常者因以古名賢之學業勉之至其經始月日落成月日以及襄力其事者之姓氏別有諸紳士之記在不復述云

隆安縣重修學宮記

隆安舊屬宣化前明王陽明先生平思田之亂始分立縣治營城郭建學校邑人士益蒸蒸向化我

朝乾隆年間屢葺之而規制仍未備嘉慶癸酉隴西李君鍾瑞來署邑篆思有以恢擴之乃偕教諭黎君君卿訓導莫君超然集邑紳士鳩工庀材先是

大成殿稍卑庳鄉賢名宦祠又立於兩廡內至是卑者崇之復易以黃瓦遵

朝制也移兩祠於大成門外又建金聲玉振門於左右而制始備乙亥夏予校士南甯工甫竣教諭黎君訓導莫君請余誌其事余惟學校之設所以教育人才為

國家宣力非徒以詞章博科第已也粵西雖地處邊隅而名臣

賢相歷代皆有之況今
聖澤涵濡士風日盛生斯土者宜益力學敦行以副
朝廷儲養之意昔余官成均時每勗學者讀聖賢書當體諸躬
行凡經史百家咸宜貫通而又不得侈空言矜博雅惟以措諸
實用者加以格致之功庶幾出而臨民不致迂疏鮮效即巖穴
以老而道可淑人韓子所謂藁其德而菁昆者其功亦昆不淺
也今余視學是邦諄諄為多士勗者亦不外是意二君皆有司
鐸之責其體余言而誘掖之將見嶺嶠人才蔚然振起不獨為
一邑光且亦有裨天下矣

菱湖孫若青先生拯安州災民記

天下事有有其權而不知行無其權其事若不得行而卒能行之者在乎識而已矣與孫若青先生經世才也豁達介直能斷大事當世爭延致之先生志不苟阿是非有不當必侃然爭爭之不得則決然去雖權勢貨利不能奪予初未識先生但聞先生有拯安州災民事不知其詳也己卯春始遇於卞雅堂同年金閶公廨乃悉先生大有造于安州也嘉慶六年五月天大雨永定決安州地勢極窪水漫隄而入城不沒者僅數尺時先生方襄事即刺史克謙署中聞信即偕刺史登城見上游各州縣被溺者隨流而下皆沉浮於洪波巨浪中不知凡幾州民或登屋或踞樹顛屋爲水衝激欹仄皆欲倒樹亦兀兀搖不止呼號乞救之聲慘不可聞刺史惶懼無所出先生曰盍發舟濟民入

城刺史以倉中僅有小米三十四石無以給民食先生曰綏之則民皆爲魚迫其入城再籌之刺史復以庫無餘帑雇舟之費不能集方持論間適州判劉君寶第縣丞王君德芬從九品章君恭壽至三君者以候補員委修安州隄工修未竣水忽大至乃相率入城先生曰民得生矣謂三君曰隄已復衝修費銀六千兩當有餘者曷出之以活民刺史喜三君亦以爲然於是雇大小數百舟絡繹救濟七十二村之民不半日皆集城中矣時城中驟增萬餘人喧呶雜遝罔知所措先生促刺史出令曰災民中有姻黨宗族者悉歸之其餘以寺院居之不敷以蓆綢屋棲止之凡器具藥餌罔不畢備復分設粥廠八日給粥四次以委員及佐雜官分督之民乃定遂以被災狀臚陳各大吏請發米六千石銀六千兩以資撫卹幷言旬日內銀米不到釀成事

端非刺史所敢任咎者稿既具刺史懼于大吏譴遲疑不敢發
先生曰今
天子愛民各大吏方恐災民激變卽倍於此者猶給之況事急
若是豈俟倉粟罄而坐以待斃耶强之始馳遞刺史猶惕惕然
慮越六日候補縣杜摹玉奉檄督銀米至其數竟如所請刺史
及同城官乃大服先生之識而安州之民遂賴以全活當是時
余甫服官京師聞直隸災民淹斃餓斃者甚衆雖大賑徧舉或
緩不及事或經畫未善甚有視民漂溺漠不動念或勸之而嘯
然者設安州無先生民其奚藉乎雖然刺史能從先生言刺史
亦賢矣哉特非先生之識刺史雖有其權而不知行卽行之而
倉猝張皇未必若是之鎭靜周密也向使先生有是識而弁有
其權其所設施豈特是哉今事閱二十年刺史已没海內或罕

有知者卽安州之民猶知之或未必盡知余故樂爲記其事以示後之議賑者

茗青先生拯江甯災民記

世謂刑官不昌厥後習刑名家者其後亦往往式微豈刑之足以誤人哉辟以止辟雖堯舜不能廢特誤於用刑之心遂或逞其生殺而不問事之曲直當否當時且自矜其才人亦交口譽之而不知有識者早竊竊然太息痛恨而決其不可終日也茗青先生自二十歲後卽從尊甫蘊山先生出佐刑名之學乾隆五十年間李制府侍堯方興孝感梅調元獄株連者四百餘人蘊山先生知其無辜力阻之始出三百餘人罪其祖桐村先生在雍正時爲吳中丞應棻雪湖北麻城冤獄所撰奏稿至今猶有誦之者故茗青先生世其家學平生不敢妄釋一人亦不敢妄戮一人其事多有可傳以其止一身一家所全猶小余嘗記其拯安州災民一事而先生又嘗拯江甯災民嘉慶十九年江

浙皆大旱饑民流徙無定所時制府百菊谿協揆設粥廠於江甯以贍饑民之就食者先生方在幕府初未與聞其事也嚴寒晨起聞庖丁等藉藉然言粥廠饑民一日凍斃者六十四人先生瞿然驚招而問之語皆確適協揆臥疾不得見入燕寢者又皆不欲為之達或且非笑之先生曰是不可已也書其事函之而進協揆力疾起手札江甯府督各屬製棉衣萬餘襲翌日而備災民自是皆飽煖無一斃者嗚呼安州水災之民得先生而免於饑江甯旱災之民得先生而免於寒先生於被災之民非職所應為者猶若此其庶獄之矜慎益可信矣今先生之子熙臺亦佐治粵東蔣礪堂前輩李鹿坪同年皆器重之行將以縣佐觀政累世習刑名家隆隆日益起然則于公種德之語今人豈不及古人哉猶憶吾邑潘荊山先生佐李傚達公幕府最久

嘗以平閩海亂民達名於朝子孫至今蕃衍登數序者接踵而起蕭山汪公耀祖著佐治藥言父子相繼成進士是刑名家言未嘗誤人人自誤之耳質諸先生之所為不益可徵乎

重修張忠烈公墓碑記

余既莅粵之明年邑諸生張經九以公祀田有道乃具其碑記以進余因詢公墓道則頹損有年矣會章佳中丞葉方伯祝廉訪朱觀察亦以公祀田故飭吏追逋乃語其事咸欲新公馬鬣余遂親謁公墓碑誌猶完而墓石傾欹牆垣廢缺左右松楸悉摧爲薪濯濯然無一存者余爲慨惻久之墓傍古冢皆不誌里居姓氏荒草蒙茸殆將滅沒問諸父老皆不能知蓋歲月既久猶幸依公靈爽不致犁而爲田者也其西三里許爲雙忠亭乃張少保陳文簡因公與瞿忠宣同日殉節而建者亦半就傾圮爰偕中丞方伯廉訪觀察各出金完葺之并置守塚之戶其旁古塚亦令鐫碑誌之雖其名不傳或即隨公殉難之人未可知也嗚呼公捐軀殉國豈復計窀穸之所且又無子孫而數百年

來覺羅準公修之方伯李公又修之桂之人士復每於仲冬之月酬酒墓前蓋忠義之足以感人如此彼赫奕顯耀稱榮一時而身後泯泯宿草不除無過而問之者不知凡幾豈非自立旣殊顯晦遂異後之君子其亦知所觀感歟是爲記

姜氏宗祠記

道光八年春余按試至雲間華亭姜生熙持其所撰宗祠記畧來言曰熙不佞承故父訓凡捐貲與之田表大母之節已次第舉行矣惟宗祠未建先志缺焉橫雲山西北有鎮曰葑溴塘越數百步爲蕩田港北村熙祖塋具在爰於塋之河西建祠以奉宗祀敢丐一言記之余惟古者士大夫官師咸得立廟而宗法即寓乎其間後代世祿既廢仕者不盡立家廟如唐之顏氏袁氏郭氏者蓋亦僅矣然而世家巨族往往鳩衆貲以立公祠程子所云管攝人心厚風俗庶在乎此其言不可深長思乎雲間山水粹美閭俗醕謹士生其間類以敦孝弟崇禮讓爲事姜生尤能踔越儕輩克循父訓建祠以綿先祀春秋霜露時合族人肹蠁燕飫於此俾孝弟之意油然自生周官之言六行能孝友

者則閤書其行生可為知孝友之原者矣非使者所樂聞哉若夫捐置義田以贍宗族生之鄉先輩張文敏公嘗力行之而著其事於規約生能踵為之余尤有厚望焉爰書以為士林勸是為記

吳中五百名賢石像記

戊子初夏按試雲間畢道由金閶中丞善化陶公方伯安定梁公招飲於滄浪亭亭左新祠屹然蓋兩公捐淸俸建以祀吳中先賢者也像勒於石嵌列庭壁奕奕有生氣瞻拜竟方伯告余曰圖舊爲顧生沅所輯繪之者爲孔生繼堯中丞復搜訪遺佚旁及名宦寓賢合五百六十人不皆吳人而槩以吳中者以蹟繫也余惟漢文翁治蜀列孔子弟子像於石室中以文教倡導俗遂大治豈非圖像之感人其效至速者乎吳中山水淸華代產賢哲未必皆灼然在人耳目閒中丞方伯彙其儀容以壽諸石豈徒誌景仰哉將以使吳人士式瞻遺像知某以德行某以政事某以文學各觸發其則傚之意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於人心風俗當必有翕然易觀者則是舉也善俗宜民所以納之軌

物中者莫切於此較之文翁之治蜀其功不更偉與爰濡筆識之以表兩公德政並以勗髫髦之士使知所宗尚焉是爲記

三公祠祔祀殉義紳民碑記

江陰三公祠祀明江陰縣典史忠烈閻公烈愍陳公訓導節愍馮公蓋順治乙酉以孤城拒
王師城破不屈死者也時紳民從死者甚衆百餘年來未列祀典道光六年中丞陶公允士民之請上其事於朝得
旨以姓名見志之邵康公等一百三十八人祀忠義祠中丞復允以散見家乘經後嗣舉報之倪紹祖等七十五人建立公祠並昭於邑人士紬於經費妥侑之地缺焉值余駐軺伊始以其事來請余曰諸紳民與三公同時殉節歿仍同歆俎豆禮也其祔祀於三公祠宜僉以爲允乃奉栗主分設兩序祔祀之日余親詣行禮焉夫諸義士當明社既屋之後同心捐軀此其忠義之性勃發一旦成敗利鈍皆所不計又豈計及於沒世後有

褒顯之者乃事久益彰卒得
賜謚如例此固
聖朝如天之仁要亦忠烈鬱勃之氣不可磨滅故不望報而其
報自至不求名而其名自顯嗟乎忠孝廉節之事苟能盡其在
我發潛闡微必有其時非理之較然者乎諸人殉義在順治乙
酉題請在道光乙酉元運之轉適契乎人心之同則尤可異也
是爲記

沈孝廉寶樹暢雲樓詩集序

吾郡多詩人而余以供職京師久往往聞其名而不得一見道光乙酉夏垻生石史來京師盛稱沈孝廉寶樹工於詩惜亦未之見也丙戌春孝廉試春官始得傾接言論並讀其前後所作詩見其志廉以潔音雅以醕其緣情也剴而不激其體物也華而不縟舉嚴羽胡仔高棅所品論盡闢而廓之卽事覩景一以陶冶性情爲主而佐之以古籍濟之以儁思於世俗所爲纖哇扠拐者無有也可謂卓然能立者矣特是以君之才使翔步禁近發爲鳳噦鸞咮之音淸越流轉當必有過人者而何掐蠡湖之春泛鴛浦之月徒與張先朱希眞輩頡頏今古以鼓盪其天趣間或走齊魯遊廣陵亦第於古哲事蹟憑弔感唱一洩其蓬勃滃鬱之氣而已豈造物豐其才以嗇其遇邪抑故遲其遇

而使益工其詩邪且夫遇合詎有定哉不見夫麗空之雲乎當其依泊巖岫閒寂無華邑及排空飈舉不崇朝遍天下且或化作五色爛然如朱霞先後異視其不可思議如此境遇亦若是焉已然則君果益淬厲其志節批郤導窾俾詩之境日益進將進躋古作者之林爲吾郡詩人職志不難矣即不遇庸何傷且烏覩不遇者之果終不遇乎亦務工其詩而已矣至余之取喻于雲也君蓋以所居暢雲樓名其集云

張氏詁經堂續經解序

自大聖人删定六經以垂教萬世漢興儒者掇拾秦燼承七十子之緒言發爲訓詁以相詮述其載在班氏藝文志者曰說曰傳曰故曰通曰微惟大小夏侯尚書則曰解故經解之目列於小戴記劉向别錄屬之通論鄭氏目錄以爲泛論六藝亦不以爲詁經之名自何氏有公羊解詁服氏有春秋左氏傳解誼而詁經之以解名也久矣顧漢京以後解經之書日繁隋志經部列卷至五千二百有奇乃流轉至今百不一存豈陸氏所謂由學詭辨攻取雜糅其書皆不足以存歟抑由雕本未啟傳鈔綦難祕省所儲審學士所藏弆類皆矜秘愛護不欲流播於世人亦無由繕錄而推廣之數傳而後毁於梟蟫蕩於兵燹徒令好古之士於說之散見諸注及類事書所引用者拾遺徵闕得古

光片羽以爲快可慨也已

國朝崑山徐司寇健菴先生鑒古籍之易湮也爰集唐宋以來經說屬長白納喇氏刊行之名曰通志堂經解雖其所刊或非全文或有脫悞或爲僞本決擇未必盡精然集書至一百三十餘種網羅放失之功亦偉矣哉惜是時珍籍秘册發而未暢故所輯僅止於此恭遇

高宗純皇帝詔開四庫全書館徵天下遺書文學之士獻書

闕下以備廣內延閣之儲鐫雕撫刻發覆殆盡海內士大夫得以互相繕撮以恢插架琴川張君幸值其時好古媚學家錄而

外鈔之

秘閣假之他氏藏書至與傳是樓相等而又以窮經足以致用衆說足以輔經尤致力於宋元經生家言朝購夕采晨書暝寫

積累既久溢於通志堂經解者得七十餘種因定爲詒經堂續經解令子月霄茂才闡揚先美不欲秘爲櫝書復一一校勘壽之梨棗以公於世於戲盛矣夫六經於天壤在天爲日月在地爲江河而羽翼經傳者猶衆星之助輝也猶衆流之朝宗也且自濂洛振興其道大明後有作者類能擘索義理以抉古聖賢之心卽有雜言歧說亦能求端於古籍暢其宗伺而不悖於道然則晉古昔之晤晤傳千里之忞忞者其烏可已乎惟是箸釋既夥卷帙散布使不統攝都爲一編奕禩而後亦如漢唐儒者之言散如雲煙非藝林一憾事哉張君乃能聚之不遺餘力復付剞劂以永其傳使承學之士家有其書不啻聚千百之魁材碩彥與之辨名物象數與之談身心性命耳濡目染左釆右獲學殖不益富神智不益充本末精粗不益貫串而洞徹也與是

書之成所以佐

右文之治竟曩哲之志貽世澤而惠後學厥功甚鉅余故樂爲之序

忻城土縣知縣莫氏家譜序

三代以下宗藩勳舊分茅胙土雖榮顯寵異不過與一朝相終始未有更姓改物而仍其爵土者忻城莫氏自元至正間至我朝世官其地歷年久遠非其祖宗德澤之厚何以至此余嘗按部過其邑山川雄秀風俗醇樸竊嘉其民之熙熙攘攘耕讀其間亦官是土者有以化之也道光癸未莫生震以其宗譜請序於余其自始祖迄今凡先世勳績罔勿備載余尤愛裕定公之力田儆啟昌公之官儆一教子孫知稼穡之艱一勗子孫念艱難之業盎猶有古良吏之遺風焉憶余於嘉慶乙亥丁丑間歷試其郡莫氏之裔補弟子員者數人生時以諸生就試余賞其詩與文擢高等遂食餼旋舉於鄉生固嘗以文章顯而余之所以期生更有大於此者夫天下之科目眾矣天下之以科目紹

組綬者亦衆矣求其膏澤及民除稂莠保善良使民皆尸而祝之者千百中或間有一二人非皆生而闒茸盡其平時讀書未嘗講義理歷艱苦困心横慮以啟迪其聰明一旦服官有才者恣其貪酷無才者狃於逸弛若生固嘗困於心横於慮以待大任之降者也先是粤西會匪甚熾近忻城者尤横生家及鄰里屢爲所刦掠知土縣事世禧以狀聞於府若縣不爲理匪益大至生乃借士民伺其隙殲匪黨數十人而誣生者轉陷生於獄五毒備受賴協鎭胡公力得免繫累然獄向未結生以情愬於余乃檄府申雪復其衿而世禧終以此奪所襲職夫縱匪肆虐者有司也縱有司而阨生與世禧者皆固有所屬也生既歷顛危益講經世之學余特愛重之異時生居民上必能以所惡勿施者身體而力行之其政績不獨爲家乘光亦且爲

國史書之矣生其勉旃是爲序

刺史王西𨙻冰壺館詩集序

蜀之魚通自古為荒服地我朝聲教遠暨始設鎮戍雍正間移雅州府同知治此自巴塘裏塘抵西藏延袤數千里悉入版圖地遂為進藏要隘番戶錯迮商旅朝集駐藏使者及番部貢市絡繹於道非有通敏幹濟之才不能治即治矣亦塵察文書理供頓而已無能更及於風雅之事者也同年友金華王君西𨙻兼文學政事之才官蜀中幾二十餘載所至輒著循良聲大府廉其能奏擢君同知官駐其地未踰年政通人和俗以大阜因以其暇矢吟咏且排比舊作合若干首都為一集授之梓書來問序於余余惟蜀中多佳山水昔少陵致能務觀諸賢宦游其間詩詣益進豈非江山之氣有以助之者歟然諸詩老足跡所履不過夔峽巴陵閬中成都

而止故詩之奇亦止於是西躐則以使事宦蹟溯巴渝登邛坂躡叢爲道之險井絡益部之奧靡不周歷以供吟囊今且越大渡河外綏輯番漢政化大治邛峽斯榆諸煙嶂青列戶牖退衙後擁廡徵哦益入神妙環境五十六土舍沙磧甌脫咸垂棠陰以時班春撤算單周視原野珍篇偶成蠻部輒購以繡弓衣是少陵輩所歎爲異域者今已盡在祥煙春靄中矣涉歷日益遠詩篇日益工而治績亦日益懋偉矣哉君前後所作倣王筠一官一集之例各繫于目而總目之曰冰壺山館詩集冰壺者金華最勝處在雙龍朝眞之間方鳳詩所云金華北山三洞天是也君雖以文學政事雄峙西南而釣游之區未嘗釋懷故以名其集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君實有焉歲癸未君以釋服需次來京師與余相見於宣武坊南嘗展誦新詩以爲樂今別後

忽忽六七年矣所造乃雋而愈上若此是其才豈可以斗石甚耶他日名位詩品又烏能測其所至哉方增嘗奉天子命按試滇粵其間奇峯驚湍震蕩心目與蜀中山水略等游矚所及間發吟詠雖未能鑱刻其景狀而雨帆雲屐之槪猶可彷彿見之安得與良友所夕縮對相與上下其議論各述峨眉點蒼棲霞諸勝以相印證使我兩人游跡宛相遇於酒鎗茗椀間乎

李若谷畫姓韻編序

古今畫家衆矣古今論畫家書亦衆矣然皆以歷代世次爲序其名家大家固易於搜考若偶一託興者往往泛而莫稽明長水王與鷗曾有歷代畫家姓氏考八卷首著歷代帝王后妃其次俱以姓分類編之小長蘆顧仲清復作歷代畫家姓氏韻編六卷蓋以韻編姓各注里籍出處大畧其孫秀虎復補輯之較爲詳備然尚有遺漏者余友李君若谷博雅嗜古家藏名畫甚多間出示余皆其精者嘗取仲清本益加搜採釐爲二十四卷以我

朝

宸翰列於簡端其釋道閨秀向所別附者亦俱以姓相次體例該洽足爲考古家所取則憶余於嘉慶乙亥春入直

懋勤殿續纂石渠寶笈三編所見乾隆年間親王之工書者尚有其人惟書藏

內府未經頒發故若谷是編亦未載入異日當裒集所聞為若谷補列亦藝苑佳話也是為序

葉兩垞刺史紀元通考序

紀元之書纂者不一近代如吳氏之改元考同萬氏之紀元敘韻鍾氏之歷代建元考號爲精密然年數支干往往舛訛且於僭僞外藩諸年號缺焉不詳甚矣成書若是之難也秀水葉君兩垞以淹貫之才尤長史學病諸家疏漏取歷代元號年數譜輯排比經始於嘉慶辛酉三閱寒暑始脫稿君後入詞館復以改官需次京師值余僕直春明時與縱論詩文而是書則未之見歲戊子視學江左駐節江陰君適宰是邑公暇輒相過從因出以見示始得卒讀尊帝統別正閏廣稽核敘韻以資檢尋立表以晰年世博采精核體例賅備洵駕諸作者之上者也余性嗜乙部書嘗欲以尙書爲經以諸史爲緯倣大學衍義補之例勒成一書人事怱怱此志未逮君精熟史事如肉貫串幸得久

聚方欲商榷討論以藏此願乃歡聚未既又復受代行將別君而去何聚之難而別之易竟不得常獲良友之益則握手言別其惘惘宜何如也夫吾人生數千百年中特大海一浮漚耳而忽聚忽散猶不可思議如此矧夫古今之遞嬗人事之遷易勢無紀極而可不爲之鉤元而挈衡乎然則是書之作其烏可已哉瀕行郎書之以爲序

陳梅垞師詩集序

我
朝諭教之道邁越前古　皇子年及就傅
特命詞臣有品望者入直
上書房保訓翊衛就成德器典至鉅也我師梅垞先生以淸德
碩望膺是選傅職勤恪受
兩朝特達之知洊擢卿貳行將枋用遽歸道山朝野惜之先生
少嗜吟詠詩體出入韋柳間旣與伯兄湘南先生同官西淸風
雨酬倡妙製並出迨
承明日近恭遇
聖學高深苞符藝府
天章雲漢施耀垓寓先生講讀之暇楷模述作暉麗萬有詩學

迺翁進矣嘉慶辛酉方增成進士先生充
殿試讀卷官通籍後以門生禮謁於邸第時先生常在直廬休沐少暇不得時奉顏色後又訪求遺集而不可得見今年春文孫汝楨貢入成均試八旗教習復出方增門下乃得讀先生詩竊嘗論之肅成講藝博埊選俊其時風雅未墜詩篇無聞至東田之游西邸之置彬彬乎備文學之選矣而俳諧綺靡無足稱尙有唐若李百藥高季輔褚無量歸登蔣儼之倫皆嘗輔翼宮邸實望並著然論樸誠則有餘振文采則不足長吟短什流轉絕少先生豐才績學力埽齊梁之習而流葩摛芬又遠出高褚諸臣上其詩高華名貴如卿雲之麗霄不屑以耀珠璣間金碧爲工而情致淸微聲逸而義實豈非陶冶性緒沐浴
聖化且又列職淸要足以發抒其星雲糺縵之才故能諧金奏

潤
鴻業蔚然爲
盛世元音夫豈自來講席諸臣所可企及哉

昇賓旭同年喀爾喀紀程草序

古今幅員惟我
朝爲極廣秦漢所稱絕域今皆近在戶闥而西域囘部及青海
前後藏與蒙古諸部落爲禹蹟所未經者罔不沐浴
聖澤盡隸版圖然考西域同文志及蒙古源流考大抵載其疆
里城池山川以逮部落支派官爵氏族未有歌詠其風土者昔
紀文達公著烏魯木齊竹枝詞近時和泰菴司寇著西藏賦惟
蒙古各部入詠者尤少同年賓旭宗伯官學士時嘗出使喀爾
喀著有紀程草若干首其雄偉奇傑往往出入於少陵青蓮退
之昌谷之間不可以一家名兼諸家而有之也至於宣
朝廷之德意狀山水之靈秀尤足壯輶軒之色者往余使六詔
遊五嶺攬碧雞金馬之勝搜龍江象郡之奇亦嘗見諸篇什然

以視賓旭之得馳域外觀者不幾有坐井測蠡之異哉賓旭是編藏篋中者幾十年而求者日踵至蓋亦如雞林人之購香山詩而不可以終秘也是爲序

春山叔詩序

古今論詩之弊大抵尙性靈則昧風格尙風格則捨性靈不知性靈風格固一以貫之者也自六朝陶謝嵇阮庾鮑以逮唐之王楊盧駱燕許李杜元白王孟郊島皮陸下至東坡劍南各有風格各有性靈貌不襲而其體實無殊今使别陶謝以降孰爲風格孰爲性靈恐陶謝諸賢必竊竊然笑爲囈語也蓋作詩之道必通達古今治忽之原博採山川風俗之異抒其忠孝哀樂之誠明乎邪正淸濁之辨非有上下千古之識不足以言詩也彼目不窺龍威鴻寶之藏足不越鄉曲闤闠之細而漫然剽竊一二詞華互相標榜輙謂某六朝某唐某宋某風格某性靈豈知無根抵而謝塗飾識者早以東施相待矣若春山叔爻則不然其爲詩得笠亭曾叔祖之傳於書又無所不覽自少至壯及

今手一卷未嘗釋也且復北走燕南入閩覩塞外之風景覽武彝之山川所交遊於京師閩越間者又皆閎達博雅之才故其詩純而不駁淡而彌眞寄託深遠陶寫和平性靈中有風格未嘗依人樊籬而出入於唐宋間固無美不臻也方增幼時從學有年以貧窶駑鈍於詩倘無所得然觀山無不知泰岱之高也觀水無不知河海之大也因誌數語於簡端惟叔父進而教之耳

春樹兄武原竹枝詞序

余自辛酉歲別鄉閭供職京師者八載每於儤直餘暇覽前朝之陳迹稽燕市之土風援筆拉雜書之作燕臺詠古詩百餘首非祇紀勝蹟抑以遣旅懷也而故鄉風景思之輒怦怦心動今歲春持服里居家春樹二兄以竹枝詞百首出示屬弁其首余受而讀之凡鹽邑之山川形勢風俗習尚以暨方言謠諺軼於他說者罔不畢載焉昔吾鄉竹垞檢討著鴛湖櫂歌以尊鱸之思托諸欸乃之聲誠爲絕唱第彼合全郡而言此據一邑而論則綜核繁簡當復有異且又能運以精思緯以別裁眞所謂拔戟自成一隊者他日退食金鼇剪鐙重讀踟蹰薊北之風塵憶海東之煙月能無振觸鄉愁爲之低徊而不置耶

濮川所聞記序

古人風土之記所以備見聞以資考證往余與修
國史天下郡縣之志罔不博覽而以一鎭之形勝列爲紀載者
宋常棠澉水志而外罕有聞焉濮川自宋南渡後始得名今其
地分屬嘉興秀水桐鄉三縣廣不盈二十里其山川人物載於
史冊及他紀傳者甚多蓋地以人重如虞山具湖白渠韓江謝
公墩任公溪或名臣建節或高士棲遲後人思之遂以名其地
而濮院之稱則出於宋甯宗所賜尤足爲鄉閭光也嘉慶癸酉
金公漁艇濮君秋槎湘船岳君古香網羅散軼捜掇遺聞爲記
六卷其體例即仿郡縣志而考覈精審較澉水志爲尤詳近又
得續編兩卷以補其遺若寶慶四明志後復有開慶續志者其
有功於濮鎭大矣已卯夏余自粤西旋里秋槎明經以記出示

余雅重地志之學嘗奉
命輯一統志書未竣卽出使五嶺采風所得證之桂海虞衡志
今昔大不相同擬補輯之而未有暇也今覽是記竊重諸子於
祖宗游釣之地非徒志其士風蓋欲使前人之潛德懿行不致
湮沒無聞其用意良深厚矣是爲序

任秋楣學博文集序

同邑任秋楣先生以賢書謁選授學博司鐸甯海成就學官弟子甚衆年甫七十拂衣歸鄉里閉戶著述成不朽之業春秋佳日與二三老友杖屨花下人望之如洛社中人子若孫星聚林立倣鄭仲華家法各治一業皆彬彬乎爲後來秀何得天之厚而流澤之長若是邪今年秋先生裒其甲乙文若干卷郵致輦下問序於余受而卒讀之嬰然曰先生所以獲厚祉備純嘏者有自來哉自古碩學之士莫不以崇孝述德爲首務顧孝弟之心不摯其文類不足以達之先生之述太夫人行事也至性深愛流露楮墨其爲文也質而懿其爲情也肫而篤愴然惻然而孅德懿行無不沁人心脾此豈異於歐陽氏之瀧岡阡表歟且由孝親之心而上推之於宗族也罔不愛而斷斷於宗祠合祭

之制也由孝親之心而廣推之於民物也罔不愛而循循於廣
仁勸義之舉也他若表彰孝行闡揚節烈無一不切切於倫教
非粹然儒者之言而能如是歟宋李格非之論文曰文人以孝
弟爲本至性肫摯發爲文章凡語言文字皆從肺腑中流出斯
其文爲至文而其人亦遂爲至人若先生者足以當之矣此得
天之所由厚而流澤之所由長歟是爲序

錢毅庵同年詩集序

嘉慶庚申與余同登鄉薦者平湖錢君毅庵及楊君蘋香家椒堂青岫小雲乙丑毅庵椒堂同捷南宮毅庵與館選戊辰改官知山東海陽縣多善政尋乞養歸以詩酒自怡歲己卯遊道山時余適銜恤歸里作詩哀之道光戊子余視學江蘇其子均以遺詩問序於余余與毅庵交最洽毅庵來京師每與余及椒堂小雲相唱和酒酣燈灺猶吟詠不置往往達旦迨改官後不復能歡如曩日而郵遞往復情意益縈結今忽忽二十九年青岫早逝其詩文恐散佚蘋香宰四川彭水歸稿已梓行余與椒堂大京兆小雲水部久欲梓毅庵詩而未果茲以其嗣子彙而存之毅庵可以不朽矣毅庵性曠達所爲詩大都抒寫性靈而不宗一家搆思極刻苦或一字不安反覆塗乙之必愜心而止惜

中年遠殞不獲展其所施而海陽之民至今猶思其惠則毅庵不獨詩可傳而政績亦有可傳者特無人記述之耳然卽其集中所存亦可知其梗概已是爲序

徐絅齋丈山隱樓詩集序

絅齋先生當湖之隱君子也早歲謝諸生業泊然冥營寄跡塵外手一琴以自適暇則工吟詠其爲詩也思沉而顯志峻而和眞率坦潔抒寫胸臆舉言筌俗氛一切擺脫故神詣所至直入陶謝之室先生之題抱琴圖曰古音淡以泊不與新聲同其題琴趣圖曰天籟妙何如此妙超言象先生之言琴卽先生之自言其詩也可以知其槪矣有明沈先生啟南以文藝馳譽海內靑簾白舫往來吳越間望者疑爲神仙中人史家立傳不以之入文苑方伎而列於隱逸高其品也啟南以畫隱先生以琴隱詩品復與之相埒而年壽又過之三百餘年中何後先相肖若此豈非先有以肖乎其品哉余先聘於孫爲先生從妹所出先生雅重余及倮直春明不奉杖履者閱二十年矣今歲奉

命南來先生已歸道山令子裒其遺集見示讀其詩恍若過山
隱樓聽先生撫琴談藝時也爰綴數言俟後之傳隱逸者有所
徵信焉是爲序

承德府志序 代海太守作

熱河廳之升為承德府也自乾隆四十三年始越三年辛丑
高宗純皇帝敕儒臣纂熱河志凡
熙朝之憲章
列聖之奎翰
山莊園場之建置關塞津梁之阨要民生物產之蕃阜靡不振
綱挈流洪屑具載官斯土者恭繹
謨訓經理而敷布之又豈有土壤細流能裨山海哉雖然黃山
蘭沱之籍非以表一郡風土也承明延英之儲未及列諸屬條
目也矧自成書而後
時邁晉頌
宸章歲頒

仁宗睿皇帝紹衣迪
光舉行
秋獮盛典每
駐蹕山莊
恩賚優渥
皇上履中蹈和增廣學額五十餘年來
深仁厚澤沛之此邦者又不知凡幾使缺焉不續其何以昭景
爍表懿美乎某於道光某年奉
天子命來守斯土下車伊始卽擬紉郡志爰於公暇謹遵
欽定熱河志參以古籍補以今事閱五年始竣冊首恭列
詔諭
天章

山莊圖場凡二十四卷

耿光大烈爛然備具卓哉廣颺之盛也其他自晷度以至雜誌爲類二十有六爲卷六十沿流討源粗具梗槩書既成陳之大府奏邀

乙覽焉其惟古者撢人道王志事以告邦國小史掌邦國之志以獻於王小行人周行天下輯成五物之書而藏之內府是地志之作實與史相表裏我

朝肇造區夏中外禔福幅員袤廣亙古莫與爲比而

同文盛治又遠軼前代以故遐陬邊徼凡建立郡邑者莫不有志承德爲股肱郡

省方觀民

翠華頻莅民生其間者荷

列祖之休養依
天子之近光熙洽野裘日以蕃熾而蒙古諸部落又復奔走偕
來同我太平是其地視他郡為重郡之宜有志也亦視他郡為
急編輯之役非守土是責而誰責歟抑又聞之繼往者所以開
來也敦化者所以齊俗也雄鎮之郡即有職志則山川之圖籍
於是乎稽焉戶口之登耗於是乎考焉吏治之得失於是乎察
焉風俗之貞淫於是乎辨焉錦輿繡壤中星嶽鎮異蘊鬱葱
挺為英傑於是乎訪之廬登之
廷焉險阻要害之處藩衛牧圉卒伍星布於是乎飭戎備蒐軍
實焉至於天性之所激發風教之所鼓動奇節異烈炳光日星
於是乎表之簪纓儒碩創闢文章之英鄒枚庾鮑之徒玉佩瓊
玖倬為華藻於是乎采之遺人古蹟區區之私竊志於是又岦

徒侈故實徵文獻云爾哉繼自今循良式古而敷化虎臣慕義而折衝俊髦趾美而流芳羣黎向風而儆德屏藩神京翼翼無極而後之珥筆而隨事者亦累增而未有已是書之成特紀載之權輿焉耳

求是齋印譜序

嘉慶戊寅冬余自嶺西旋里作溪沈君台嘗鞠洲兩昆季出其印譜相示蓋得汪秀峯飛鴻堂諸印而又裒集彙拓之也余考秦以前印皆用金玉迨明煮石山農始取花蕊燈明諸石爲之顧自漢唐以來未有圖譜宋皇祐初命太常摹歷代印書爲圖宣和中復集爲印史考據家皆宗之而尤莫備於晁道李印格一書於古今印章罔不悉錄凡變制異狀皆能詳言其故可謂博洽而精審矣至元吾子行著古印式二册中分三十五舉惜其書不傳然自明迄今嗜古者往往各出其譜以標異第古印之傳眞僞雜出辨之㝡不易今台嘗昆季但舉篆法之精者著於書而不求奇於金石象犀瑪瑙晶瓷竹角之類是猶讀書祗取其義理之粹而凡荒唐悠謬穿鑿附會之談悉屏焉作詩祗

寫其性情之正而凡牛鬼蛇神鶡鬫虬戸之體不宗焉然則台
矜昆季固欲示天下以正藏法眼而特借區區印譜以見志也
世之閲此者尚其知所法哉是爲序

沈芝田詩集序

詩自漢魏以來作者不一格論者不一家大抵各隨其性情所託境遇所值發而爲沖和淡遠哀豔雄渾抑塞悲壯之詞向使陶靖節不當東晉之末則將棄東籬而詠中書芍藥矣杜拾遺得居燕許之位則將輟北征而歌西園翰墨矣處康樂於絕幕則必無石磴紅泉之句擢浩然以魏科又豈有不才多病之詞然則金谷揮毫自不歎秋風茅屋玉律聯句復何傷楊柳河梁各寄其懷因時而作夫固無所軒輊也柞溪沈芝田先生遭遇康平之世嘯傲林泉怡然自得而又未嘗乘驚飆駕畫鷁奔走馳逐於輭紅塵中或興感於行路之難或縱覽遐陬僻壤風土之異故其詩一以沖澹爲宗而寫懷景物託志友朋祇以陶冶性靈不逞奇矜奧若李昌谷之牛鬼蛇神不追幽鑿險若陳無

已之擁被呻吟不寒瘦若郊島不獺祭若玉溪生昔東坡謂柳子厚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先生之詩亦若是焉宜乎足以傳世矣戊寅冬余自嶺西歸里先生令子鏳出是編見示因書其簡端而歸之

顧紫槎銀海指南序

天下之目瞽於病者半瞽於醫者亦半醫者自瞽其心而欲不瞽天下人之目勢必不能余二十年中走南北數千里見醫者千百輩醫目者亦百十輩其能起沉痾療痼疾曾不得數人焉而因噎廢食者遂創目不醫不瞎之說嗚呼是說叛而天下之目胥受其禍矣然亦由不善治目者之有以禍之也桐鄉顧養吾先生憫天下之目受其禍而不能徧爲之救乃出生平所學參以古文家之論著爲銀海指南四卷辨輪廓所以明經絡也戒刺割所以養精血也至於七情六氣分致疾之原五臟六腑表主病之象察脈察舌不厭其詳用藥用方貴明其類參兼症患病情之變存醫案準治法之宜可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已前年冬余以先大夫憂旋里獲讀先生是書其實先生之於醫

固不僅以治目名也憶乾隆庚戌閒伯兄遘目疾踰半載手足復腫痛不能運動諸醫以温涼補瀉之藥雜投之兩目幾瞽而餘疾不少衰迨後先生至謂先大夫曰是濕熱壅滯所致當以通導之劑療之如其法而患痊蓋先生之於醫無不通如此而治目其緒餘耳先生與先大夫爲莫逆交余少時習聞先生教畧通素問靈樞之義今海內莫不宗仰先生得是書以廣其傳庶幾醫者不致瞽其心而天下之人亦不致瞽其目也是爲序

拜經書屋制藝序

自我
朝欽定四書文以清眞雅正爲宗而時文體裁大備蓋其原本六經取材子史規法於秦漢唐宋諸大家以代聖賢立言非挈爾操觚者所能道隻字也山左文風素徵樸實風骨遒上憶余乙酉歲典試時得解首爲孔生繼猷文極高潔其餘如封生宗翕輩皆卓有天崇骨力歎爲極盛今讀孔君俊峯拜經書屋文而始知其所自來也俊峯少孤力學得承母教年甫弱冠爲名諸生旋舉於鄉六試禮部不售亟於祿養納粟爲鹽課大使非初志也其所著學庸指掌諸書均極精粹而是稿沈深樸茂議論正大合於古而不隳艱深之習宜於今而能挽頹靡之風蓋其所積者厚而所發者宏也後生小子得所取法登堂躋奧風

氣一變宜乎山左之蒸蒸日上度越各省而余適逢其盛得士倍多也余初不識俊峯陳君荔峯爲之介紹一見如舊相識遂申之以婚姻今年春俊峯擢任得鹽城令行將綰綬花封鳴琴而治政事之餘多士論文行見彼都人士得所培振必將有稱盛於一時者矣因取全稿中之尤能自立解者凡十六首錄之以藏於篋而爲序以歸之

恩詩樵聽雪齋詩序

門下士恩生詩樵見峯都轉哲嗣也從余商榷文藝因出所爲古今體詩就予點定且乞序都轉懋治術擄政績受知黼宁行將歷封圻詩樵隨宦吳楚振轡齊魯之郊彈概彭蠡之渚過皖舒眺八公龍眠諸勝問樅陽射蛟故事溯江而南則金焦兩山青撲船尾又復越常潤憩武林策杖錢塘門外環湖九十九峯蒼翠可掇游歷凡數千里其間林壑之秀遊江瀕之洄洑可喜可愕之狀一一寓之於詩而詩益工昔杜少陵兗州望岱諸什人驚其少作已雄邁若此然非東郡趨庭以適其游覽之興烏能成此傑作哉詩樵所遇亦若是焉已詩樵年甚少質甚敏使益遂其詣力研求四部書以增其學縱觀漢魏六朝三唐諸詩以博其趣鑱琢乎性情景物之地以擴其才神明之

化裁之浸淫以及於古作者之林所作當更有進於是者是詩特其初桄耳

阮芸臺師六旬壽序

青龍集昭陽治協洽陬之月庚寅爲吾　宮保夫子大人六秩覽揆之辰時則春王益壽歲稟啟籥台衡明緯峻嶽蘊粹懿惟盛德偉業燦然如北斗之麗於天巍然如東岱之峙於地管錐所及烏能仰測高厚特念方增昔以經義受知函丈竊窺夫子專精經術神與古叶其德媺儒苑庸鏤彝鼎實與三代以上之名卿碩輔異世同符則欲鞠脩侑詞緊惟是稽之詩書所載古大臣嘉謨懿績以儷證夫子周甲以前所以敭歷中外者庶乎其有合焉蓋嘗攬揚州之域五湖蔽其南三江襟其外珠淮振采金焦峙鎮是能篤生偉人以攄閎鬱磅礴之氣矧夫誦芬述德趣趣簪烈奮威苗峒受降活俘其闓澤氾濩又必以儲祉衍祜以垂裕於無斁詩有之惟嶽降神蓋明德之後有達人不爽

之符也於是夫子生應昌運毓德銑社徇齊開敏宅心藝林凡夫靈笲秘緯金繩鏐檢周髀靈憲之儀羽陵宛委之籍陳農所未甄劉向所未錄靡不總制清衷遞爲心極其大要尤在宗經宗經必先信古由蒼雅之訓剬平甲籍義無剳跙而於名物象數尤必鏤纖拓巨考覈芒芴以故發爲著作簡質典重其揲貫名理也如侍周孔之庭口受而指擘焉其規瓠制度也如蹊楣序之列目鑒而手撫焉其在詩曰古訓是式古訓者訓故也此仲山甫之所以端學術也至於捷春官列淸秘天象列垣受

純廟特達之知一日九擢俾襄

宮端爰直

承明之廬懿文茂學以備

顧問以及校鴻都之經勘

石渠之笈疏通證明悉歸至公
朝廷凡大典禮告成宣
上功德高文典册裒然推首斌斌乎制作之極軌也其在書曰
拜手稽首颺言此皋陶之所以賡喜起也既而視學青兖移旌
浙水以羣經砥行造就横舍前哲遺址振湮飾頹式是後學華
實之倫因材施教風旋霆迴勾伸萌坼士風蒸然爲之丕振還
朝明年恭値
睿廟親政以少司農校士禮闈藻鑒四映環材畢升科第得人
於斯爲盛夫得人曰忠古有明訓則夫彙俊乂以儲楨榦者非
忠愛之至而能如是乎其在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媚於天子此
召伯之所以稱盡職也雖然夔龍之司不兼岳牧之班也卿士
之選或忝進卒之任也鼓吹休明或未能誠和萬邦也夫子則

文通武達任無不宜﨟颸之餘鎭撫吾浙旌别淑慝飭官常也徇察禮俗體民隱也仡建經舍迪髦髦也簡練勁旅靖海氛也經畫荒政敷實惠也先後九年斠若畫一海不告警民不告疾吟和煦德迄今勿諼其在詩曰文武爲憲柔惠且直此申伯之所以列艮翰也俄奉

恩命入領玉堂總挈著作儒林文苑手纂凡例以彰

聖世同文之盛爭而外按楚獄內掌邦典訏謨密勿時達

宸扆其在書曰爾有嘉猷入告爾后於內此君陳之所以著艮顯也旣又傳政於外督漕淮甸剗宿弊飭衛弁定發盤之準精

孤綫之制輔餉以下奉令惴惴輸粟

神京罔敢佚後在昔伯翳佐禹治水均淮達沛實贊成績書曰賦納總納戛服夫子以之肅漕政焉洎平擁旄豫章封圻特寄

其安民察吏諸大端一衡浙治校刊經籍弄之學官以惠士林
且又嚴申比䘏之制盼別良楛厥有秀櫱萌芽其間聲色不厲
籲旬犂懸
天子嘉之爰晉
宮袱
錫蟬珥以彰殊勳斯極文人之至榮已在昔康叔保乂般土慈
惡是殛痌瘝用念書曰惟民其畢棄咎惟民其康乂夫子以之
綏江右焉用是
宸眷益懋甫鎮伊關旋督荆湘岷漾之交洞庭之浸冠攘易庚
則飭游徼以詰逋藪峒谿之險箐林之阻黔苗錯處則簡良牧
以拊邊氓夫是以桴人不警而苗頑咸格也在昔召穆經營四
方惠著南土詩曰江漢之滸來旬來宣夫子以之輯全楚焉若

夫五嶺以南一大都會也襟帶山海珍異環集夫子移督斯土獎廉潔以勵官箴敦節儉以阜民裕懲詭商以肅市舶飭戎政以清梟氛宣揚

朝廷之威命俾日南海外諸國水慄陸讋同我太平蓋七年於茲矣今

天子明目達聰考詢方岳前年夏來

朝述職出入三

覲蕃庶之榮比隆康侯詩人頌魯僖之功曰至於海邦莫敢不從美韓侯之入覲曰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斯之謂歟洪惟我

盛朝孕虞育夏甄殷陶周遠邁隆古而夫子則志乎唐虞三代之學以晞乎唐虞三代之佐者也故學行勳業能與古大臣先後輝映若此然後知經術之所資者大徵於今益有以信乎古

也抑方增更有進者國家當重熙累洽之時鴻儒碩彥純摯其氣翶翔徹之臣類皆享遐齡而躋碩算其尤著者則莫如召康公衛武公今夫子䂓學不勌植躬不渝圭璧金錫之操有越於詩人之美衛武者由此而入端揆席光輔
聖主將見天壽平格欽武君奭則夫當杖學之年進臺萊之頌不過如初哉首基之例而已而後日之膺蕃祉揚休烈又豈有艾歟

何母孫太安人六秩壽序

嘉慶己巳

天子五旬萬壽

詔天下以節孝著者舉以聞時我婦之姑孫太安人守貞已三十三年矣守土者以事實達於

朝特給內帑銀建貞孝坊以旌之今年七月爲母六秩壽姻鄙思有以頌母如賀奚斯者方增甫自嶺西視學歸竊謂母之壽不可以尋常介嘏之詞進也董子繁露曰壽者酬也壽有長短由養有得失然則母之得壽天所以酬母之德也母幼字何君樹華其歿也母年甫十八即絕粒欲以身殉母夫人哀其志令奔喪視含斂當是時母之舅及嫡姑已棄養惟樹華君之生母趙太安人以孀居撫孤方以子殤故幾不欲生賴母至始稍慰

然兩世煢煢戚里咸傷之踰年伯氏子文煥生乃撫以爲子鞠育顧復同於所生而教督又甚嚴未嘗以其孤而少恕也故文煥能恂恂脩謹未弱冠卽登庠序趙太安人嘗曰吾無孫而有孫皆婦之所貽也母奉趙太安人二十餘年晨昏抑搔孝養備至及卒號泣失聲若欲與之俱逝者向使趙太安人不得母以歸則殤子不成喪趙太安人卽列諸祔祀安能以似以續受朝廷綽楔之典是樹華君之澤得壽於其後趙太安人之年得壽於其身皆母之以貞全孝而致之者也異哉明歸熙甫之言曰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女子未有以身許人者也夫父母旣許之矣而女復不許可乎禮曰女子許字纓謂繫纓示從人之端焉昔東周時齊女適衞至城門而衞君卒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喪今我心匪石

之篇卽其所作君子美其專壹故舉而列之於詩漢劉向乃作衛宣夫人傳顧其孝不著若母之德則尤有盛焉者最方增值史館嘗以母之事書之一統志固已壽之天下萬世矣今卽舉以爲兒䑛之侑而益信德之不可量者壽亦不可量也董子以酬訓壽其言不足徵哉至於順父母兄弟尙儉素賙族鄰猶他人所能者不足爲母重故不詳列焉

跋劉葦間廉訪書臣鑒錄卷子

葦間先生敭歷中外數十年廉明慈惠天下稱之嘉慶甲戌先生子師陸為余所薦士始識先生於京師宣南坊其言論皆以古名臣為法余深佩之戊寅冬余自嶺西旋里長君默園明府出先生手書臣鑒錄數則見示益知先生於治國齊家之道得力於先賢者良多余少時先君子日舉史傳忠佞貪廉之事昕夕詔示謂吾不敢以大賢望汝竊不願汝有脂韋之習也及余官編修又嘗馳書諭之曰官不必求顯毋失清名政不必立異惟順民情吾非冀汝榮父母深恐汝有失德貽父母辱也十餘年來余每思先君子之訓時懼不克勉承而仰副之今觀先生之示默園其大旨相同故余與默園亦相得之甚深也先生是書當與顏氏勉學篇張楊園先生訓子語蔡文勤示子弟帖並

傳默園其世寶之

跋胡蓼堂師字册

乾隆甲寅冬蓼堂師館於增家增兄弟皆受業焉時增年甫十八詩文皆未窺奧竅師昕夕講畫越歲餘始有所進師奉檄權泰順學篆遂不復再侍几席今忽忽二十五年師早遊道山回憶坐風立雪時不禁有端木氏聞歌之感今增家尚藏臨蘇文忠歸去來辭册字體遒古與厂石先生字册各臻精妙惜增當日年少未能從師詳論筆法每一握管輒自形墨豬之愧因復就是册摹寫數過覺絳帳追隨猶昨日事也

跋奚鐵生山水畫册

近年浙西以畫名者。無出鐵生右。鐵生筆意超妙。即濃。敷。豔。澹。其風格。自高。往余奉
命入直
懋勤殿。鑒定歷朝名畫。其最古者爲閻立本胡笳十八拍圖。宋元以下。名蹟尤衆。今鐵生仿古各幅。其大致相似。而神韻猶少遜。蓋畫理與書法相通。必得名家眞蹟。悉力追摹。數十年之久。始能得其彷彿。而神韻則各本其淡定曠逵雄渾高遠之懷。流露於楮墨間。非可强襲。然海内若鐵生者。亦不多覯。獸園精鑑賞此册亦其所寶愛者。因誌數語而歸之。

石鼓文音訓考正跋

石鼓文自唐始顯諸家考證不一余謂是文規仿車攻之詩自是周宣以後所作少眉馮君定爲逸詩殊有卓識今十鼓尚存京師國學大成門內嘉慶辛未余官司業時曾摩挲之其一已鑿而爲臼形模顯然

高宗純皇帝集其文刻新石鼓十列大成門外

奎章炳煥與向之籀文同焜耀萬古其旁則列潘司業迪音訓石刻余嘗疑其中第二鼓陜字第五鼓极字潘氏之說未允今觀少眉所釋足徵精當異日舉少眉所考正者亦勒石於國學中以資後人博識則少眉是編有功於石鼓不尟也

歐陽文忠公撰范文正公神道碑跋

嘉慶已卯夏方增課士來吳將生賡壎進見曰近得范文正公神道碑文其卷首有宋仁宗御篆褒賢之碑四字已歸公二十五世孫華方增乃從華請而觀之御書猶存其碑文則元徵士杜本以隸體書之悉存歐陽公原本按歐陽公是碑撰於皇祐四年忠宣公會於勒石時刊去數語今碑內坐落職饒州下無明年呂公亦罷六字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上無上復召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公坐呂公貶已下至故卒置羣議而用之一段此忠宣公删本也杜徵士跋稱忠宣公删是文亦欲少全國體而暫免紛紜惜跋已殘闕莫窺其論斷之旨嘗考司馬文正公涑水記聞景祐中呂公執政范文正公屢攻其短呂復相言於仁宗曰范某賢者豈可但除舊職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

畧安撫副使上以呂公爲長者天下亦以呂公不念舊惡蘇文定公龍川志云范文正公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驩然相得之語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又邵氏聞見錄言當時忠宣不以爲然從歐陽公辨不可得則自削去驩然戮力等語公不樂先文公嘗與周益公論是事周益公謂文正公與呂公實終身未嘗解仇忠宣公知其父之心是以直于碑中刋去其語雖以取怨於歐陽公不憚也先文公則曰范歐二公之心明白洞達無纖芥可疑呂公前過後功瑕瑜自不相掩向見范公與呂公書列汾陽臨淮事者語意尤明白而集中郄不見之恐亦爲忠宣所刪也忠宣固賢其規模氣象似與文正有未盡同者深諱此事不害爲守正

方增鄉號先賢諸說而繹之文正公志在天下不介小嫌前見呂公之非而罪之後見呂公之是而稱之廓然大公無私嘗怒其自訟書中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功之德某無臨淮之才之力者傾倒甚深其心但知為天下而初不為一身計也明王文成公平宸濠得張永左右之始無所撓公于西事非呂公陰助之不及此向使挾讎直孤耿之見徒徇一己之好惡牴牾角立僨國事而不顧南宋明季諸君子大率皆然于天下事何所補哉況權臣在內師出無功岳武穆之往事良可慨已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若文正公可謂得聖人之權矣設謂公與呂公終身未嘗解仇則匿怨而友鄉黨自好者不為公豈為之哉至歐陽公必明書呂公之薦又稱二公驩然相得非媚呂而誣公也宰相用人非伊傅周召豈能無過但能悔而知改尚可補裨國

家故夫子删書獨存秦誓予悔過也若丁謂王安石呂惠卿之流長惡遂非執拗堅僻宋之天下壞而不可復振較之申公相去懸絕且歐陽公歷諫垣屢攖貶謫遇事仍敢言無所諱乃獨予呂公者非特嘉其悔過亦將以開時相之悟此史家之微意也若忠宣公之賢豈不知以國事爲重而仇之當解者乃删此數語其迹若有所諱而其實深嫉呂公罪其阨公于始而終不得原之於末路也向令呂公早與文正公驩然相得同心輔政何至有郭后之廢元昊之反貽累君德開釁邊疆哉後雖薦公而國事已非度文正公當日與忠宣公論及之亦未有不太息抱憾於其初者履霜堅冰之戒不可不嚴忠宣之不許呂公卽春秋不恕趙盾之意特忠宣與歐陽公所辨其言不傳其意亦遂不顯耳不然呂公之薦國史書之解仇之說中外聞之忠宣

節刪碑中之語豈遂能諱於天下萬世哉節謂文正公居家論事或嘗引呂公以相戒亦欲後人知臣節之當純而不可有一事之偶玷初非與呂公猶有未能釋然者然則三公之忠君愛國警世勵俗其心不皆正且大哉方增平生每仰文正公故於公之碑文尤惓惓致意焉

徐氏譜像跋

古人譜像之傳必其功德著於當時聲稱垂於奕世乃能越于百年而人皆寶之重之不致散佚而湮沒也嘉慶戊寅冬余自嶺西旋里秋巖徐君以先世譜像出示秋巖爲唐忠正公後至節孝仲車先生以下則非秋巖所自出然皆徐氏之世實也秋巖言是卷爲乾隆壬子年其尊甫義峯先生得於郡城藏之已二十餘年余因憶往年曾得有王文穆徐氏像贊及文信國徐氏譜像跋紙墨皆古特未知其譜像流傳何所又不知何年散佚思爲延津之合而不可得遂弃之行篋中今覽是卷尺寸大小相符遂出而證之信爲卷中所遺失者乃歸之秋巖俾成完璧夫古賢遺跡顯晦固不可知顧其流澤綿遠雖零墨斷縑後世必不忍棄即偶入不知誰何之手而終不至毀廢者設無神

物呵護何能若是此卷久失裝池零亂糅雜未知堙晦者幾何年乃爲秋嚴尊甫所得又越二十餘年而後缺者獲全不可謂非忠正公以下諸名賢所默相而壽世者秋嚴其永寶之卷中爲像五爲贊六爲傳四爲勅三爲譜敘二爲題辭及跋各一

西洲公遺像跋

吾祖西洲公與錢太常交最深觀太常壽公之文知公之德推重於公卿鄉黨間而譜中未載公之事實蓋所謂陰德如耳鳴公固不欲顯言於人而人亦無從知之即子孫亦不能敘述之太常之後科第極盛而公之後科第亦衆蓋兩家之積善久矣方增庚申鄉試座師黃初甫先生出錢裴山中丞楷門裴山中丞堂弟棫復與從兄文佩同舉戊午鄉薦錢心壺給諫儀吉錢恬齋方伯寶甫與方增先後入詞館錢孝廉聚仁又與昌頤姪爲拔貢同年昌壽姪之女復字錢益齋觀察俊之孫衍恩皆太常後也自公與太常交至今已二百七十餘年兩家之交誼益篤且申之以婚姻海內固不可多得者擇石少宗伯跋內敘公與太

常交歲月極詳故方增復詳述兩家交誼於公像之後並以示吾族衆子孫知公之隱德賴太常之文以傳此圖向藏於笠亭曾叔祖家今歸堂兄裔斯處兄其世寶之

愛蘭公遺像跋

吾族自遷鹽以來

愛蘭公後子孫尤繁衍科第亦盛蓋公向日輸粟賑饑民復設義塾修學校濬河渠施醫藥修道路助婚喪周貧乏凡鄉黨中有義舉皆公力成之歐陽公謂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公雖受職於朝未嘗一日出而臨民而其德之積於後人者日益厚故公之後補博士弟子員及貢成均者不可勝數而舉孝廉成進士者十餘人方增與昌頤又先後入翰林吾邑自唐宋以來未有登一甲者昌頤獨舉

廷試第一非公積善累仁及吾先世皆各有厚德何以致此今瞻仰公之遺像益思公之詒謀而并期吾之族衆皆善承先澤以綿延於勿替則他日不獨以科第顯而更有功業光公之遺

緒者方增曾兩膺視學之
命於粵吳諸士子優恤無不至蓋亦體公設義塾脩學校之意
而惟恐或有失墜焉公之二世孫龍沙公十世孫槐陰公二像
附裝公像之後亦以見子孫世傳之寶云

題楊忠愍公寄鄭端簡公書

忠愍公故宅在京師宣武門外數百年來奉公栗主壁間猶勒石志之余每經其地必式而致敬而嚴世蕃東樓遺址亦在今宣南坊半截衚衕內世無過而問之者賢奸之事跡灼然千古卽其偶所棲止猶爲人愛慕鄙夷若此今獲覯手札益歎公忠君愛國之心瀕死彌篤而獨拳拳於端簡公亦以當時非端簡無識公者此冊幾失復得若有神物呵護先賢遺墨大抵皆然余向得文信國徐氏譜像跋及王梅谿像贊惜未知徐氏爲何族今秋偶至徐上舍秋巖家出其先世譜像以示中繪唐司刑有功宋節孝積直秘閣夢莘禮部侍郎鹿卿工部侍郎元杰各像紹興端平寶祐三勅富鄭公眞西山諸賢各傳贊乃知梅谿信國二跋讀卽此卷所遺亟歸秋巖裝入之亦吾鹽之墨寶也

嗚呼以信國比忠愍後先同揆乃一歸於吳一歸於余而仍爲合浦之還延津之合豈非天哉因觀公手札而及之亦可見忠眞片楮珍逾璵鼎球刀云

書盧忠烈公詩卷後

按忠烈公於我
朝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肅殉節時年三十九歲是詩刻入公集未誌歲月殆三十一以後所作也卷中千里徘徊有明月明集作新玉簡銜披值此晨披集作征晨集作辰晨宵俯仰孰與同宵集作辰東征西討將何窮集少是句世態驚心不了心集作人鳥沈兎起明月出出集作缺安長繩繫白日句集內安下有得字白日作日月夏去秋來若駒隙集內上有吁嗟乎三字詳繹詩意當以眞蹟爲允刊本恐有訛繆也爲詳校同異存之

書潘紫崖司訓先世遺扇册後

道光戊子重九日紫崖司訓出先世遺扇一册見示楮墨間古色黯然百餘年來手澤猶存嘗與唐王方慶所藏先代十一世眞跡帖同傳不朽足爲子孫之寶紫崖署澄江司訓適余視學至此相聚半載恂恂然以課士爲亟非獨足嗣家聲且亦徵世澤之所貽者厚矣

翰林院庶吉士闞君濟川暨元聘甯孺人合葬墓表

君諱邦覲字景展濟川其別號也先世閩人自君五世祖諱廷選始遷粵之北流遂籍焉再世生太學公殿楨是爲君祖樂善有隱德父璋邑增生生君兄弟三人長卽君次邦朝皆君母夏孺人出次邦會君繼母牟孺人出君少穎異書過目輒成誦年十七遊邑庠次年舉於鄉歲辛酉與余同登進士偕謁南昌彭文勤師始識君君於同年中爲最少其次則貝穆齋與余旋又同入庶常館交益密大庾戴文端公長白英蒙宰時爲教習皆器君君英姿外朗體甚弱每搆思或徹旦不交睫遂得疾益羸困踰年春卒於京邸余往哭襆被之外無長物旅櫬不得旋文勤師蔣籌園師厚賻之諸同年襄其不足始得反葬時君猶未娶也君元聘甯孺人聞君喪務面蓐髮請於父邑庠生贊和遂

歸於闕年甫十七茹苦守貞事翁姑極孝翁姑哀其志益憐惜之撫弟邦朝子嗣國爲嗣癸酉甯孺人亦卒合葬於鳳嶺之陽以貧未請
旌時君歿已十餘年粵距京五千里音問不能得乙亥秋余奉
命視學西粵越歲三月按試鬱林君弟邦會以甯孺人事畧求爲志余讀而悲之夫以君之才而不能永其年以甯孺人之貞而不得見嗣子之成立天之阨之亦甚矣然君之文足壽世甯孺人之德士大夫皆交口頌之身雖歿其名已千古矣邑令金君鼎壽亦與君同鄉薦將褒甯孺人事跡請旌於
朝異日嗣子嗣國能讀書振其家聲尤余所厚望焉爰述梗概以表於墓左

江陰文學祝君岵斯墓表

歲戊子春

天子命視學江左江陰爲使者駐軺之地下車後展謁

文廟見夫堂廡修整庭草不殖凡齋宿刑牲之地皮器懸樂之所靡不以精以潔爲之徘徊瞻眺不忍去江陰令葉君語余曰斯廟之新也蓋有故文學祝生純嘏實董是役今之巍然翼然者皆其營建之力余卽心識其人退訪其行誼信其爲篤行君子也爰撫列其事蹟將以表諸其墓君諱純嘏字岵斯先世爲浙之蘭谿人明世廟時有遷居江陰者始爲江陰人曾祖邦熙祖廷中父景松皆隱德不仕父早卒以遺腹生君母徐孺人撫孤以長後以節旌於

朝君承母氏教淬志續學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旋舉

文廟相祀生事親孝律身介治家肅不屑屑爲章句學每以明理勗生徒生徒從遊者日益衆而尤卓然可傳者其一郎振興文廟也先是廟傾弛邑紳士鳩金修復君首任其事晨往夕返被陋服飯草具雜居工築傭保間口講指畫擇材必精程工必勤所以締造而搆架者必樸斲完固工既竣仍朝夕憩齋舍躬汛掃庭宇祭殿廡之滲者補之剝者墁之蓋歷十四年如一日其一則表揚忠節也順治乙酉江邑殉節者惟閻公應元輩七人恭荷

高廟錫謚予祀此外以未獲采

聞尚稽祀典君網羅放佚輯存姓氏顏之曰愍忠錄乙酉歲復建議偕邑人士籲諸當路上其事旋奉

恩旨允其入祠者二百有八人未經入

告大吏准其附祀者復七十八人貞魂毅魄並光俎豆君之志乃大慰矣嗚呼學者去聖人久遠不能親遊聖人之門以正其趨向而秉彝之良未嘗一日汨也有人於此或斥爲非孔子之徒必默然愧或聞一忠義之事輒奮然興可以知其大凡矣然而遐郷邑有裨之事往往知之而不爲爲之而不力者此固由功利溺於中習俗擾於外亦由無人焉以倡導之耳君獨以崇聖軌闡忠懿爲己任刻苦堅忍以扶翼學校名教之大使郡邑士聞風興感皆效君所爲則人心豈猶有不正士習豈猶有不端哉君娶李氏二子皆先君卒嗣孫千蕃甫十餘齡尙未能誦述先德邦人士今雖知君不數年將無能稱道者矣然則君之行非余表之而誰表歟君卒於道光丁亥歲之孟夏年六十有七卒之明年余始來暨陽不獲叩君之學及君志所未盡行者

而發攄之而僅摭其遺事舉举大者表之所是又余所太息也夫君所著尚有釋䕫考釋䕫事宜𦲷經理文廟時所考定其倭寇輯畧澄江古蹟諸書暨詩文集如干卷藏於家余未之見也是爲表時道光八年三月

給諫王君家傳

君諱松年字鶴汀號晴嵐先世自洛川遷渭遂爲渭南人祖元績雍正乙卯舉人父瑤乾隆庚辰進士知福建光澤縣多惠政崇祀名宦鄉賢以叔珝無子君爲之後二代皆贈如君官嗣母屈本生母郭唐蕭張原均贈太恭人君爲蕭太恭人所出幼穎悟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員旋以拔貢應廷試授甘肅禮縣訓導大司空周公兆基時視學陝甘雅器之嘉慶庚申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以主事分工部都水司行走補虞衡司擢營繕司員外郎遷郎中乙亥授江南道御史轉掌四川道御史擢吏科給事中轉刑科掌印給事中朝廷方嚮用而君以目疾乞歸里廷臣皆惜之君初入水曹閱三河估計疏惟載堤址不列丈尺君曰丈尺隱則段落之數詭

矣嗣後直省疏報應令分段量度丈尺先繕數以聞庶後日分
案核銷藉爲準臬因建議達長官上之得
旨允行是後河帥報估報銷丈尺或不符或漏載俱援例詰正
浮冒頓絕在部十四載嘗監督木倉綜理料估所清操拔俗不
可干以私勾考紛賾適寬嚴之中吏無能上下出入協揆無錫
嵇公相國歙縣曹公先後長部事咸倚以集事任諫官時所上
奏議其有裨吏治者如請飭置吏愼簡首邑繁缺知縣調劑教
職保舉人員定各部院服闋應補官奏留章程其有裨學校者
如請直省書院敦崇教化愼選在京鄉會試謄錄生兼令同考
官隨爲加批其有裨工防者如嚴定工程報銷限期窠覈海疆
修理營汛直省製造軍裝照工部千兩以上者皆具奏其有裨
民瘼者如請核各省借給籽種口糧並嚴禁壓擱謄黃及查劾

廣甯門奸商運米出城胥役搶奪公車銀兩等弊皆見諸施行

其他

奏疏有留中者有發星使鞫問者君輒削其稾盖抑然有古名

臣風焉前後奉

命巡視東城查戶部銀庫稽查倉務者二充鄉會試內監試者

各一咸矢公矢慎奉職不苟其巡視山東濟甯漕風節尤峻星

軺所至屏饋遺釐錮弊闢新泉七十三立碣以誌復以漕船需

用關纜向皆閘官包攬請自今令旗丁自備吏弁皆奉法惟謹

以故復

命之日

上溫顏褒獎有行將用汝之

諭此固

聖明燭照有善必甄亦由君之篤棐清慎有以致之也向使天假之年洊膺大任數歷中外其所建樹當不止是乃不竟其用如唐之楊瑒蔣乂皆抱此憾良可哀已君生有至性九歲遭蕭太恭人喪哀慟如成人丁巳丁本生父憂降服闋不赴省試終心喪三年嗣母屈就養京邸愉色奉事不少懈及棄養哀悴踰節叔璿歿於家子又殤耗問至都立遣仲子承武歸爲其後任送死養生事爲京朝官垂三十載識力堅定嚴取予遇事不模稜兩可與人交以誠是非輒面決無隱持論又平易近人故人亦樂就之者居恒嗜善若渴以京師渭南新舊二館圮倡貲修復之又鬻產得千金由邑令昇商孳息佽寒畯公車費邑商感君之義却其金各輸貲爲經久計其事遂濟先世有義倉歷年久倉粟爲族衆所虧復輸以足其額又置祀產義田義學以教

義宗黨曰必待有餘而後濟人則終身無濟人之日矣其勇於爲義如此歸里後日以訓子姓型宗族爲事丁亥冬猝遘疾端坐而卒年六十距稱觥之辰僅兩月耳子二長承曾優貢生靖邊縣訓導次承武嘉慶己卯舉人皆能世君之學頃承武就禮部試來京師以狀乞傳余與君同舉鄉會試同官京師二十餘載交至渥故知君亦至深爰撮其生平行誼之大者書以畀之

論曰旗鈴墜懷寶誌摩頂自古賢哲間出必有朕兆以爲充閭慶閭君生之前夕屈太恭人夢神駿奔騠其門及晨而君生奇徵嘉應何先後同揆若此君服官律己類以樸誠自矢又慷慨有奇氣所謂非常才者非歟楊子不云乎希驥之乘卽驥之倫也希顏之人亦顏之倫也君器識閎遠豈偶然哉

組雲沈公家傳

先生名錦字振裘號組雲姓沈氏系出南齊高士沈麟士世居吳興明嘉靖間始遷桐鄉之梓谿高祖鏵當明季以軍功授錦衣衛指揮職不就後數傳皆不仕先生讀書砥行以爲善聞於鄉嘉慶戊辰余以先大夫憂歸里其伯子潮與余兄埏之善來助役旣而余往謝於門始識先生貌修偉充然於中而聞其言恂恂一於醇樸蓋所謂篤行君子者也而門庭秩然子姓臧獲具有禮法以余所見士大夫家罕及此者其後二年潮以鄉薦來京師館於余交又益親潮年少才美顧能敦務實學重名節愼交游無聲華之薾余又以歎先生德裕於後而能以所蘊蓄教其子也潮試禮部罷歸甫一月先生卒年四十有七潮以狀抵余京師凡先生所孝友於門內任卹於族黨者其迹甚備又

皆可徵余以爲此正古人所謂庸行者故不具獨採其二事著於篇先生有殤弟曰鈞繼母所出也憫其亡踰時而悲已而先生爲之立後母意乃大慰叔晉賢者疾將革畀先生以遺孤先生恐籍其貲爲之經紀及成立乃歸之則逾於昔先生無德色嗚呼此足以知先生矣先生子三長卽潮季淮其仲子曰湘所後於弟鈞者

工部屯田司郎中候選知府宗人鐵臣家傳

君諱廷燕字省垣號鐵臣徽國文公二十五世孫與余同出唐茶院公後先代又同由婺源散居江浙君著丹徒雖支派敵遠而君伯兄廷標與余同在史館有一日之長君又官京師以宗人故交益密故知君行誼尤詳君祖憲之父晉賢以贈如君官

祖妣氏戴母氏趙

誥贈太宜人君生而穎異讀書倍常人弱冠奉贈公命游學京師其先有京縣舊貫遂應童子試今少宰杜公堮時視學順天奇君才補博士弟子員再試列高等食餼於庠少宰爲余同年友時時向余稱君才不置嘉慶庚辰循武陟例授工部郎中道光壬午與弟廷彥同舉京兆賢書戊子改知府未銓授而遘疾沉㥘數月竟卒時己丑五月十四日也年甫四十子正銘尚未

冠儕友宗郇咸惜之君事親以孝行稱趙太宜人患癰疽君晝夕侍湯餌衣不解帶者累月及棄養哀毀幾殞生官京師聞贈公訃號泣奔喪入里門形瘠如腊拊棺擗踊舌繳結不能出聲居鄉以任恤閭賙困之理河渠修橋梁有利鄉邑之事靡不躬任先世於宗祠倡文會課族之子弟月給以膏火其後人蕃衆君捐貲以供不足族有節婦未旌者君列其行以請咸獲綽楔之榮君宗族蕃衍散處各邑先是議修譜牒訪輯難其人往往致訟其事遂閣數載不舉行贈公嘗惓惓於是君奉諱歸乃首任是役定議譜所已載者不刪未載者不續此歲譜告成衆無異議其勇於任事類如此居官以勤幹著入水曹試屯田司事滿歲其長署上考奏留部丁亥歲以奉安

孝穆皇后梓宮各州縣分設

廬殿長史以君董其役綜理詳愼叙勞晉一階使以君閎達之才躋身通顯由外援以馴致大用必卓然有所樹立乃留水部而缺未即補知府事有日矣又未及銓而卒使余傳君者僅止於是悲夫

論曰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士之進取遂不一其途漢唐以來董仲舒匡衡以對策進張釋之黃覇司馬相如竇咸入貲爲郎王琚姚崇蕭嵩李德裕之倫或以任子或以幕職或以特奏皆不由科第進而其文章經濟各能照耀千古然則士君子取重當世者視其設施何如耳豈齦齦於始進之途哉君績學好古工文辭善楷法恥以他途進故既獲乙科必切切於擢上第列清要欲以發舒其蘊蓄今年春抱疾應禮部試榜發又失意外沴內轕侘傺日甚而疾遂不可爲矣嗚呼士之遇不遇命也才識

之士挾其可信者以與命爭卒莫能勝命至賫志以殁者比比然矣余故傳君行誼而益惜君之未竟其用也

顧紫槎傳

公諱錫字養吾紫槎其別號也先世吳人始祖隱元公仕宋神宗時領館閣同脩經武要畧隨高宗南渡居於歸安之韶林十四傳至竹崖公始遷烏鎮建富春園以讀書又三傳至盟鷗公順治己丑進士刑部四川司郎中是爲公之高祖公累世清德至父明遠公家益落公慨然思所以養親者遂棄舉子業聞棟市王先生精岐黃術往從之盡得其秘復徧讀古今言醫者之書時同里有徐某者以治目著聲四方冠蓋輻輳其戶有不效咸歸咎於疾或勸詣公治輒不信間有詣者治輒效始稍知公迨後徐所不能治者公無不應手愈而公之名遂噪過於徐遠近爭聘無虛日公悉以所得佐甘旨奉諱後窀穸盡禮與兄銘常先生同居數十載撫其二子成立又爲之授室置田宅後移

居松郡之西郭銘常先生常往來其間暮景怡怡皆仰藉於公其他賙卹族黨設王先生墓田尤見公之古誼焉公平生不輕然諾豐頤修髯豁達有大度與先大夫交最久余年十四五時侍先大夫側聞公緒論皆忠厚篤摯有關世教者歲丁卯先大夫辭世公哭之慟越五年公卒無子以姪師灝嗣女淑照工詩通醫理承公訓也方公疾將亟親卜地於海鹽之甘泉鄉與先大夫墓相鄰近曰吾生爲莫逆交死亦欲從之游耳嗚呼若公之孝友篤信雖求之古人不易得也所著有銀海指南若干卷行世

胡母楊孺人傳

節母楊孺人雲南楚雄生員憲之次女歸同邑生員所願公學彝所願公少失怙恃孺人事祖姑以孝聞乾隆辛卯壬辰間王師征緬甸滇西饋餉皆資民力各邑舉紳士之公正者轉輸之楚雄以所願公之叔邦俊司其事邦俊春秋高懼不克勝任屢辭不獲允意遑遑無所措所願公奮然請代曰吾不忍見叔之年邁從軍也遂慷慨運糧就道三赴永昌軍營櫛風沐雨跋涉山川卒使士卒飽騰迫緬甸悉平邑之人莫不嘉其義而壯其勇郡守邑令咸書額以獎勵之而所願公已積勞成疾孺人親調湯藥百計禱禳衣不解帶者數月卒不起屬纊日孺人一慟而絕越半日始甦誓以死殉不復進飲食親戚咸以撫孤勸五日後始進糜粥歸窆時哭尤哀淚盡繼以血兩目遂失明醫

治三年右目漸明而左竟廢時子天祥天培天名天壽俱幼孺人延師督課之甚嚴稍怠即以負所顧公之託爲痛以是諸子咸奮於學乾隆己酉天培入邑庠旋食餼嘉慶辛酉獲選拔孺人稍吐氣迨官平彝教諭迎養於署每以立品勸學造就人才諄諄訓諭之既而舉於鄉孺人曰吾異日可以對泉下人無愧矣逾年卒春秋七十有七先是歲戊辰孺人已守節三十年邑紳耆爲請旌於

朝孺人曰守節亦婦人分內事今邀旌是重吾戾也遂詣所顧公墓大慟邑父老親族益哀而敬之詩歌紀事徧於閭里他若賙貧乏恤鰥寡猶餘事也平生不樂聞人過有舉以相告輒以他詞亂之蓋天性之厚如此孺人以天培官教諭先

貤封太孺人後知河南襄城滑縣事復以

覃恩累加
勅贈然食報正未有艾也
論曰嘉慶庚午余奉
命典雲南鄉試既揭曉胡生天培來謁知其由節母之教甚嘉歎之後天培以教諭從伯制府麟勦臨安江外夷匪功
詔擢知縣任河南襄城令有循聲邑人哀其善政爲棠蔭錄並築室於育賢坊西朔望膜拜之如召公之茇舍然及調滑令復膺上考他日晉監司授節鉞當更有政績之大者然其所以致此固藉節母諭教之早也昔陶士行歐陽文忠公皆少孤而以母教顯名天下後世況天培之父既勞於
王事而卒而母又能教其子爲循良吏是宜書之以爲風俗勸

外祖母金太宜人傳

外祖母姓金氏候選員外郎用楫公女年十八歸外祖南波公南波公兄弟四人行最後八歲而孤既婚即析箸其家政皆外祖母任之外祖母生子一爲珠川舅父生女十三人吾嫡母太恭人乃第十女也二舅父三舅父四舅父則庶外祖母吳太宜人所出從母嫁於平湖郭氏者亦吳太宜人出也吾嫡母姊妹存者惟六人兩從母一適金公諱瑾任廣西象州知州一適金公名大鯤任湖北德安同知餘皆未嫁而卒或已適人而早殤方增幼侍太恭人歸外祖母愛惜特甚保抱攜持不離左右自未入塾以前每歲居外祖母家率數月外祖年五十後以病恒居樓凡吾舅父從母幼而教育長而婚嫁悉外祖母綜理之戚族間貧不能娶歿不能葬者賙之不稍靳其冬施棉衣夏施蚊

帳獄囚施帳席者歲以爲常暮年長齋誦佛樂善尤篤乾隆壬
寅吾嫡母旣卒視吾父益厚歲時饋問必及吾生母孫太恭人
丙午秋外祖母病將危謂吾父曰自我歸於程數十年間較昔
產而倍之今以所有分諸四子無稍厚薄焉又曰爾事我情最
摯我死後魂魄猶戀爾他日當葬於海鹽與爾家相近爾亦任
祭掃之事我瞑目矣遂卒次年吾父偕舅父相地海鹽之向胥
里而卜葬焉距吾家僅三里許春秋享祀吾父必率方增兄弟
親拜墓前吾父卒後方增宦於外則兄埏之歲歲仍遵行之今
大舅父珠川公卒亦葬於吾鄉距吾家祗里許而方增之第三
子又訂珠川公孫女爲配世世婚媾親而益親蓋仰體外祖母
生前拳拳之意而欲慰之於地下也外祖母生於康熙辛丑享
年六十有六外祖後十年乙卯卒于嘉慶戊寅方增以生母孫太

恭人喪自嶺西回里獲見外祖母遺照蓋三十餘歲時所繪也乃題爲㒰池復以方增所知者敘次於後雖然外祖母懿德善行當百倍於是惜吾父旣歿而尊長又半皆凋謝罕有能詳言者此方增所爲欷歔慨嘆而不忍弁是而沒之也

公祭陳春溆師文

嗚呼我公降嶽生崧志聖賢事得古人風十二采藻上貢辟廱二十登朝儤直宸楓四使輶軒一掄京兆校士大廷育才璧沼晉秩棘垣升華蓬島烏府八年爲臺諫表封章夕上俞旨朝宣增中書俸繩庶僚懲弊釐鎖院賑議滂年凡此懋績莫可殫傳公性亮直物撓不屈公度淵宏事往即釋公心坦夷詐僞弗設公節崚嶒私謁務絕高廟鑒公特識班傳我皇知公學問素優卿相敬公不爲比周士庶仰公鑑拔淸流晨星忽隕高風不朽帝矜生平曰無大咎

特詔褒公施榮身後天佑善人箕裘有守哀哉尚饗

祭長協揆太夫人文

嗚呼百濟華楷三韓峻閥世熗琚珈代煊象笏蔚豹東京從龍北闕鼎鉉累朝旂常奕葉占繇鶚瑞箴光鳳祥淑鍾地絡迹儷天潢嫺儀然簪節步珩璜翡幃艷采翟茀煙光贊德綱曹襄猷黼黻雲旆東臨星旄北轉鸑鹿庚郵聽雞午院匜粟慶修綺蘩俗膺和聲內翕韶氣外孚恩流葦葉仁浹葭莩嫈嬪蘇困端郇噓枯追陶立範繼柳垂模鏡舞鵷雙庭鸑鳳四玉樹家珍金甌國器光華日月經緯天地豸冠總仲虎符綰季淇惟碩輔揚烈

大廷華蓋一岳文昌一星膺畀霖雨憲肅雷霆鐘動勤懋鼎治敷聲始領卽官洊膺牧伯越紐建牙𡺸趨駐戟魯晉揚風滇黔霨澤化久謳棠訓原遵荻詔移戎節令握兵欄虎哮士猛貅笑

民頑妖孅隴水威讋纂闕馳驅宣力定省違顏
龍綍中宣隼旟內召台斗揚輝縉雲跀曜問膳寢門紆紳廊廟
八座起居一堂燕笑旋旴猈俗特簡𡆵臣畀總百寮用弼
一人陳情格
主愉色娛親既全孝德益淬忠純鵷署洊臨鰲扉丕贊翼
帝辰居領仙甲觀養遂烏私壽添鶴算鳩杖摩挲鸞封璀燦榆
榮暮景桃熟嚴冬筵開八表珍賞
九重姬裳舞綵倫樂鳴鐘純嘏茂錫蘩祉遐鍾緯序馳颷駒陰
走電歲錀丁囘月箭亥建雲渚娥潛星橋婺斂經被欒
頒羽林肅輿輝騰丹旐龍賁黃墟喑噂
天使誄重公孤闌櫋影冷荃壁香蕪衘悲繐帳膺潔清酤哀哉
尙饗

祭陸璜溪丈文

嗚呼揳琵宋哀泣瑰楚悼聲淒薤歌調闋蘭操鵬舍曙飛鶴旌
行導溯褭緘悲感今滋懊惟公亮德爲世楷模儀端矩度志恪
繩趨矯矯稽鶴穆穆府駒纓紱累葉軒蓋當湖才蔚茂年心娛
愛日懷橘踵芳問藤兆吉温被愉情顏齡嬰疾鯉躍姜僧烏棲
曾匹旣彰孝德彌惓同懷武鄉別嗣景獻長偕酥酪味合虎塤
音諧桐榮韓館荆馥田階葦棠情敦葭莩誼篤柘水花紅芹池
波綠曉舸横帆宵窗翦燭歡洽樽醪惠分囷粟煙霞寄跡枌社
蜚聲傴師盧奐仁慕袁宏天畀碩祉人萃嘉禎聿光偉閥特起
高閎輪奐攸崇構堂孔盛庭樹珠生階蘭玉映兩驥賢齊雙鵷
秀競鸞組榮紆
龍綸特命憶予弱歲仰企高風鴻儀幸接雀舫時通追醻苑杏

遂侍
宸楓蹤睽杖履情遞郵筒十暑重逢九霜載隔校士龍江馳煙
鳳驛南橋節旋西洲慟劇招魂蠡壺惋心駒隙羲暉莫駐盛德
彌馨
旌閭錫詔銘鼎垂型揚光奕代流澤千齡蓉城渺阻蒿里愴聽
淒景颯軒涼陰掩樹壽者尠存耆賢俟謝雪涕空庭擘悲永夜
椒醑載陳蘭輿肅迓哀哉尚饗

祭外姑張太孺人文

嗚呼自增拜母以來二十有四年矣母視增如子而增未能報母之德母何遽溘然長逝耶今年三月增別母入都母猶謂增曰吾年踰七十而視聽不衰天將益之壽乎旋至增家時增已先行而母語增婦曰汝越數年或來歸吾可再見無慼慼也孰意別甫八月而竟永訣耶六月增抵京猶兩奉母書蓋四五月間所發者自是三閱月未得音問增竊疑之向謂郵筒或滯耳而豈知母病已革耶母自乾隆癸巳歸外舅硯樵公撫前母之子如己出越己亥外舅卒諸子皆幼藉母訓督之堂與逵先後舉孝廉基及坡勝丞有名庠序邑之能課子者咸以母爲法母性尙儉平居惟服澣衣無兼膳戚族之貧者每賙給之而家庭又多故諸叔及娣姒皆早卒無嗣母以子分嗣之復爲之主持

家政旣而其與勝又卒勝之婦坡之婦復相繼卒母又撫孤孫
而鞠育之藎自己亥至今四十餘年茹蘗負勞未嘗一日得自
怡也嗚呼以母之德若是卽再假以年猶未足以彰母之德而
何又奪之速耶增於嘉慶丁巳始謁母辛酉卽入都旋供職詞
曹戊辰戊寅兩以銜恤歸又復課士三吳計二十四年中得侍
母左右者僅年餘耳憶增未第時嘗讀書當湖書院母勖之甚
篤及服官又以廉平公恪諄諭之增之得免隕越者固藉吾父
吾母之訓而亦資母之爕教也嗚呼吾父以五十四而卒吾嫡
母未三十繼母未五十而卒生母甫六十亦卒母以七旬尚存
竊意孤露之生賴母顧復之而母又棄增而逝嗚呼自茲以後
增有過誰督之增之蒞官行事又誰教而進之而母之諸孫又
誰護惜之可勝痛哉母精力素健踰六十未嘗扶杖前年增自

嶺西還母體或少違和輒即愈今歲且母抱寒疾半月始瘳雖飲膳偶減而步履如平時故增與婦得歡然就道使早知變之猝至忍惜區區歲月而不爲母少留俾得奉湯藥視含斂哉嗚呼增即不能侍母之疾又以匏繫京師不能憑棺一慟增之疚尙何言哉顧念母疾篤時未嘗不悵然於增與婦之不得再見而地下之心或猶惓惓於三千里外益可傷已嗚呼哀哉尙饗

皇清勅封儒林郎例晉承德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顯考升巖

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府君自六歲患腹痞十年而愈厥後三十餘年未嘗有疾嘉慶癸亥二月右足趾忽浮腫步履艱食少減及秋乃痊丙寅五月陡嘔血六月轉三陰瘧旋作旋止體漸瘠不孝元墀先於乙丑歲就聘省垣閱紫陽崇文兩書院卷屢歸侍疾不孝方增亦欲乞假南旋府君馳書止之曰吾患瘧以來精神氣未憊惟疾作時未能握箸餘則飲啖如常汝其勉勤職事勿以吾爲慮後屢請終不獲允十一月二十五日不孝方增接府君十月二十四日書曰吾瘧已瘳汝勿懸念不孝方增心竊喜以爲藉養方長孰意得書日府君已奄然辭世耶嗚呼痛哉府君自九月上旬瘧愈至十月神采漸復不孝元墀見夙疾就痊遂

於十月杪復赴省迨十一月三日瘧又作猶未慮及不起也十二日晚覺喉間微痛家人請延醫府君笑曰是小疾毋庸醫洎十三日黎明痛稍甚乃招醫醫至府君談笑自若與言病情仍娓娓不倦至未時端坐而逝是時不孝元增在省比驚聞府君變號泣奔回已不及視殮矣十二月十五日訃至京不孝方增郎欲匍匐星奔而不孝方增女適以痘見遂於去年三月十七日始抵家距府君之卒已五閱月嗚呼痛哉府君生二子一女女幼殤所存者惟不孝兄弟二人襁褓疾痛憂惶中夜不孝元增年十七時臥病歲餘目幾瞽手足不能屈伸府君多方療護始復明不孝方增在京七年月通安問辛酉夏京師大水道稍梗兩月餘問不至府君夢寐惝恍飲食不甘盡不孝等三十餘年無日不在府君顧復中也迺奉諱之日一居省會一貫京師

生不侍湯藥殁不親附身附棺之事有子若是其罪尚可擢髮
數哉顧念府君一生孝友之德仁厚之度曠達之懷足以垂諸
家乘載諸邑郡志者弗可勝紀若復湮沒不彰益重不孝等之
戾用敢和淚濡墨追述崖略伏冀
當代大人先生採擇焉府君姓朱氏諱春煊字華初號升巖先
世居安徽婺源與考亭先生同出唐制置茶院古僚公諱瓌後
元元貞間始遷祖諱順官嘉興路主簿始家海鹽尙胥里自九
世祖隣桂公諱楷至曾祖惕菴公諱拱乾皆補博士弟子員先
祖考默亭公諱廷掄由附貢生就職府同知先祖妣孫宜人府
君事之至孝乾隆戊子春先祖考遘膺腹疾艱於臥起府君與
先伯父乙青公晝夜扶掖彌留時命析產畀府君曰汝年雖幼
而志識堅定足承吾志吾瞑目矣及卒府君一慟而仆糜粥不

進先祖妣含淚諭之乃强起理家政時府君年甫十四外襄大事內綜庶務條目井然先祖妣曰吾初慮汝未能任事今若此無負汝父託矣甲午三月乙青公應京兆試七月先祖妣患痢甚劇府君集醫診治醫曰痢久矣體甚虛非峻補不能効府君爲廢產進參苓費以千計疾始愈丁酉秋先祖妣患腹腫疾亟府君籲禱者三月忽一夕先祖妣於卧榻間聞栴檀香曰誰焚此僉不知所對先祖妣悟曰是殆有佛佑我乎尋愈逾年乃歿府君哀毀幾不欲生嗣是遇家忌祀必腆曰吾少孤以不能長侍先人爲恨每誦歐陽公祭豐養薄之言輒淚涔涔下歲戊申將葬先祖考妣於馮師壠橋卜有日矣有術者謂府君曰是日窀穸似不利於君君盍改卜否則至時或暫避府君曰葬大事也吉凶定數也且是日爲余伯兄所卜必無不利於余且爲子

者曷敢以父母之葬作趨避計耶既葬府君竟無恙其不惑於
陰陽禍福之說類如此府君昆弟三人長贈文林郎乙青公諱
星煒次贈公諱彬贈公未婚卒先祖妣命不孝方增爲之嗣三
即府君府君與乙青公比屋而居每事必恂恂相讓先祖妣有
膳田六百畝棄養後議析產府君曰兩先人未葬祖母劉庶曾
祖母陸未請旌費亦甚鉅兄爲冢督宜經理之即稍有贏我弟
兄亦無容斤斤較量也嗣後兄文佩赴試北雍兼校館書貴京
邸者六年乙青公以大端屢舉旅費之寄每憂形於色府君終
不以析產爲請其友愛亦性成也乾隆甲寅乙卯閒乙青公暨
伯母孫孺人相繼卒府君哭之哀嘉慶戊午從兄文佩舉於鄉
府君始而喜既而悲旁觀者咸訝之府君曰吾兄嫂望姪掇科
第者十餘年逮姪成名吾兄嫂已不及見今吾見之益痛吾兄

嫂之早世而不覺泫然出涕也府君年十八先妣程太安人來歸與府君棗栗箴管佐府君孝事先祖妣者無不曲致逾二年程太安人未有所生甲午正月程太安人歸寧桐鄉訪程氏居側有孫氏女甚賢程太安人聘以歸先祖妣一見卽喜曰是有福相其後澤未可量卽 不孝 等之生母也是年冬 不孝元壎 生先祖妣曰汝兄弟均有子堪娛吾老矣然非汝婦賢不及此丁酉冬 不孝方塤 生程太安人撫之均如己出戊戌十月程太安人因遭先祖妣喪慟過哀遂咳血至壬寅九月程太安人卒府君作悼亡詩十首復手緝程太安人傳畧示 不孝 等曰汝輩年幼恐他日不能備悉汝母之德故誌之俾勿忘逾三年繼娶先妣富太安人少府君一歲婉孌淑愼御下以寬家庭之間愉愉如也歲乙卯富太安人卒府君因兩遭喪偶居恆鬱鬱不樂擇

舍後地一區厝兩先妣曰吾先人敝廬在生於斯何勿葬於斯乎且使吾二子朝夕望之如定省也不孝等五六歲時府君卽口授唐人詩及七歲就傅必訪邑中名宿如李滌齋沈紫峯徐南程胡蓼堂李灑堂諸先生皆卓然人望歲時歸家府君卽親爲督課嘗諭曰子孫不讀書卽無以自立吾家十世秀才豈容至汝輩中絕耶每歲自春秋埽墓外卽元旦令節皆不令少輟夜漏下三鼓始命就寢不孝等每成一藝卽呈府君閱府君見文有進色稍和否卽怫然乾隆癸丑不孝元增入邑庠府君曰秀才乃讀書始基後宜益自勉甲寅爲不孝元增娶於李嘉慶丙辰不孝方增元聘室孫氏卒府君聞其賢而惜其早逝也命迎柩歸竝祔主家廟丁巳不孝方增入郡庠戊午爲不孝方增娶於孫郎原聘室之從妹也庚申不孝方增舉於鄉辛酉成進

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府君以書諭曰吾族同宗官翰林者惟東江先生一人自吾遷祖以來登賢書者三十四人成進士者十人科第甲一邑而繼入詞館汝實首膺是選然汝年未壯學未邃倖獲此者皆祖宗積累之澤也汝當讀書立行無負

國恩祖德庶幾副我之望是秋鄉試不孝元增薦而不售府君曰售不售固有命在毋戚戚為也明年不孝方增授編修欲迎府君暨吾母侍養京邸府君以道遠不果旋遣不孝方增婦入都是年不孝元增婦病歿府君泣曰婦知余意欲抱孫為兒納妾乃妾至而婦歿何婦之豐於德而嗇於壽耶癸亥不孝方增

大考二等

諭吏部記名遇有陞缺提奏府君感

聖主知遇之隆詔不孝勉圖報效甲子三月恭逢

聖駕臨幸翰林院
賜不孝方增宴竝
賚
味餘書室全集九家注杜詩暨文綺端硯芽茶絹箋等物府君
念稽古之榮以
賜書名樓以
賜硯名齋誌
曠典也乙丑九月恭逢
上巡幸
盛京祗謁
祖陵回鑾不孝方增進頌册蒙
賚五絲大緞一端大小荷包各一對不孝方增遺屬敬奉歸爲

府君服府君見
殊恩疊錫諭以恪勤匪懈之道縷縷百餘言丙寅十一月不孝
方增蒙奬充
國史館總纂修官十二月復奏充
大淸會典館總纂修官府君懼不孝方增弗克勝任命悉心編
輯丁卯六月奏派
國史館提調時屆議叙不孝方增秉公甄覈不敢狥以私府君
聞之曰能初終如是始不負吾所訓也十二月
欽派文淵閣校理而不孝方增已聞訃矣嗚呼痛哉自今以往
不孝方增將何所稟承以幸抵於無過耶府君貌頎偉豐頤長
頷音如洪鐘遇事豁達有大度好奬人善與人交歷久不渝性
通敏七歲即解章句十三通五經二十補國子生少嗜吟咏與

同里陸廣文以謙孫茂才師錫家兼亭蘭圃怡谷諸伯父昕夕唱和著有華外山樵詩集二卷四旬後同社半凋衰詩亦罕作惟偕程珠川春漪諸舅氏顧紫槎沈紫峯孫貯雲諸先生作杯酒歡暇即遊覽山水扁舟兩展時往來於西湖虎阜間平生自奉極儉約而性好施與故中年以後家稍落兼之兩先妣體弱多病參藥之費無虛歲及不孝方增官京師旅食又仰給於家家益支絀而閭里賙恤不少衰族伯綸封貧不能葬親厝棺日久骨幾暴露府君爲購地以殯族兄介茲少孤母子煢煢無所依府君賸以銀米旋葬其父及族兄殁其母賴府君存恤殁又爲之合葬平邑袁明經路先年三十未娶府君偕同人佽其費農人馬姓負租累歲府君道經其家遇風維舟其人疑爲索租來徬徨出見府君笑慰之并問其家中狀曰病婦四月所生子

甫半歲今斷炊三日矣恐餘喘不能延也府君即以舟中餘米數斗錢數百與之復遣醫治之婦旋愈凡藥餌所需皆府君給也嘉慶甲子浙西偶被潦大吏入告

朝廷詔平糶府君曰

天子慈愛百姓不惜發帑以賑之余考周禮地官救荒之政尤在五黨相賙廼勸邑中富者捐貲助賑又念四鄉之民遠近不一若僅於城市設賑恐襁負扶攜者僕僕數十里非所以恤災黎也且粟米有精粗升斗有大小主其事者有良莠利弊所關興除爲亟遂議分坊給賑一坊之中擇廉明公正者任之使比閭族黨罔不咸悉則耳目易周而影射之弊絶以錢準米大口給如干錢小口給如干錢則多寡均而高下欺朦之弊絶前一日按戶給票次日以票領錢則戶口明而無冒混先給老者幼

者次婦女次壯者則秩序分而無擁擠周三四里而設一厰則貧民之奔走弗疲統五日而一散錢則貧民之生業不廢衆閧府君議皆悅服闔邑丞遵之民賴以安者數千人其他施藥指囷折券之舉不能備述歿前一夕有梓人周姓聞叩戶聲問之曰明日汝來新廟爲新神君置廟額問神何姓曰長橋朱封翁也漸廟者近里土穀祠明日匠人詣廟問住持僧曰無之還至家而府君適瞑目里人遂爲府君已俎豆斯地矣嗚呼痛哉不孝方增猶憶辛酉公車北上時府君送不孝至金閶臨别慰之曰功名有定數勿以得失介意乃忝竊微祿不獲承懽膝下即此拜别之日已爲永訣之日矣嗚呼痛哉府君生於乾隆甲戌四月初四日巳時卒於嘉慶丁卯十一月十三日未時享年五十四歲配程太安人桐鄉候選同知諱尚贊公女繼配富太安

人同邑國子生諱文標公女側室孫太安人桐鄉處士諱南雅

公女子二長不孝元瑚邑庠生娶李氏嘉興明經諱三才公女

次不孝方瑚庚申

恩科舉人辛酉進士現任翰林院編修聘孫氏平湖國學生諱

照公女娶孫氏平湖國子生諱始然公女出嗣二伯父後女一

幼殤孫一承鈞孫女一俱不孝方瑚出不孝等苦塊荒迷語無

倫次倘蒙

鉅公鴻筆表而賜之銘誄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先室孫恭人傳略

恭人姓孫氏世居浙江平湖縣之小南門七世祖裔蕃登明天啟乙丑進士官工部營繕司主事權安徽蕪湖關稅祖季曾邑庠生父始然號硯巢國子生皆以行誼文學重於時硯巢公元配陸太孺人生三子堂嘉慶辛酉舉人基國子生逵乾隆乙卯舉人繼配張太孺人生二子坡勝皆邑庠生恭人其季也生周晬硯巢公卒張太孺人撫孤子稚女煢煢以長先是余聘恭人從叔比雲先生諱照女為室甫字而夭迎其櫬以歸比雲先生見余所為文異之言於張太孺人請以恭人字余嘉慶戊午十月年二十一始來歸時嫡母程太恭人繼母富太恭人皆已棄養事先大夫暨生母孫太恭人克盡婦禮與先嫂李孺人尤和洽庚申余舉於鄉辛酉成進士入詞館壬戌授編修七月嫂卒

恭人哭之慟十月奉先大夫命來京邸時家計漸窘先大夫猶
歲以金資旅食恭人躬節儉衣補紉不易製食無重味曰非是
無以紓堂上憂也甲子四月長女生丙寅八月次女生踰年殤
丁卯冬聞先大夫訃余迫欲奔喪恭人娠方三月懼難偕行恭
人曰未有翁歿而婦不奔喪者死生命也遂於次年二月就道
車行沙礫間腹中或怦怦動若有護之者抵家卒無恙七月長
子承欽生大恭人撫之泣曰此吾婦孝思所感也余幼出嗣伯
父後服應降惟念嗣父早卒撫養皆賴本生雖格於例仍持二
十七月服恭人亦布素而居己巳十二月赴都恭人方臥病謂
余曰術者謂吾年三十二當歿然自思或尚可延此生者無戚
戚也次年余奉
命典試湖南大恭人命恭人挈兒女北來予未遷司業八月

女生甲戌轉中允擢洗馬乙亥遷侍講入直
懋勤殿續緝石渠寶笈秘殿珠林兩書日夕不遑息恭人黽勉
有無簪珥典質殆盡余或悄然憂之輒笑慰曰窮通數也貧豈
憂戚可解者但能努力
朝廷雖長貧奚患焉六月
命視學粵西恭人娠將娩留京邸九月次子承鈞生越三日長
兒猝殤恭人飲泣挈呱兒偕二女行是歲冬杪兄堃之奉太恭
人就養來粵次年正月恭人亦抵署十餘載悵隔悲離至此始
得一聚丁丑十月三子承鉷生戊寅六月太恭人棄養橐中所
存僅敷歸櫬費或謂余家無宿舂反里後恐無以為生恭人踖
然曰今粵之士子哭於庭送於途踵相接者非衡鑒之公而能
得此耶吾惟願以清白貽子孫足矣既返里索逋者踵至余兄

錢素未析箸有無皆共之二十年來逋負各纍纍余舉賻贈所贏者盡以償兄債猶不及十之三而余之所負盡無以應恭人非特不之靳且助余力任之曰伯氏積學不能伸迫之則滋鬱宜先慰伯氏心徐爲自計耳己卯余就江蘇陳雲柯中丞聘主講正誼書院以脩脯贍家卽爲太恭人舉窀穸事庚辰將入都行資無所出遂附漕艘北上天暑米多變蒸晝夜不得適恭人安之無慍色抵京賃宅宣武門內絨線衚衕程十四舅氏比屋而居恭人每思舅母吳恭人惓愛之德輒流涕曰惜嘗日不早卜居使晨夕得親色笑又曰以吳恭人之德而不獲永年吾竊恐理不足以奪數也九月外姑張太孺人卒恭人聞之悲不欲生辛巳秋余兄子承鏶殤及冬兄又疾恭人聞而愀然曰伯氏僅一子悼其殤而病非藥餌可療若雜投恐貽誤余亟馳書止

之而恭人猶時以爲慮今年正月余病疹恭人及長女皆病已
而俱漸愈二月二十三日余蒙
恩擢侍講學士旣稍愉迨二十八日家書至知伯兄於初四日
謝世遺命以三兒承鉷爲嗣卽令成服是晚恭人與余言先兄
家事娓娓數千言至四鼓始寢次日晨起飲食如平時巳午間
猶理衣篋晡時忽臥余詢之則曰寒熱驟作兩足及左脇胸膈
俱痛越宿痛益劇服順氣之劑吐而不納余猶未慮其不起迨
次日巳時溘然竟逝嗚呼自恭人歸余家二十五年矣平居喜
慍不少形遇事能斷復逆知數變之外及數十載之後余有疑
輒取決焉旣而驗之悉不爽余少時性卞急傲然有所不屑遇
不平之事憤懣輒形議論多廉鍔恭人婉轉盡言或不納越時
復欵曲以導必俟余悟而止閒有所拂後必悔以是益重之性

敏察强識凡弱齡所讀書雖隔數十載覆之不訛一字好誦唐人詩余偶有遺忘問之輒舉全首以應或舊作軼其稾卽爲余追錄之家中鉅細事悉藉以理余因得壹意趨公雖米鹽淩襍賓從沓來跋涉水陸往返數千里處之裕如未嘗有忽遽之色能容人過而又不責以苛細過所當爲毅然任之雖勞苦不恤否卽巧佞不能惑故姻黨皆賢之事母孝又能和翕諸兄其從兄弟之來京師者亦友愛踰尋常蓋其天性之篤如此尤愼於延師嘗曰兒之賢否由於師教非悉其素範何以取則故余長子承欽雖八齡而殤經已全讀舉動亦如成人皆恭人之教也今承鈞承錤課之亦甚嚴雖小過必諭改之乃止曰姑息者實誤兒非所以愛兒也御僕媼亦寬而有制於戚友之貧者必量其緩急而周之雖一再請無倦色亦無德色雅擅知人鑑甫歸

余卽目姪昌頤曰是子必亢吾宗其瞳子炯炯有英氣時姪甫八齡後以拔貢官戶部依余居恭人益厚遇之其他戚友之入見者曰某可交某必顯其言往往能驗嗚呼自今以往誰爲最余德而遠余愿者則尤余之不幸也恭人生於乾隆戊戌十一月十二日巳時卒於道光二年三月初二日巳時春秋四十有五子三人長承欽殤次承鈞聘原任山東按察使山西劉公大懿孫女現任浙江西海防同知名肇紳女次承鍈聘同郡侯選布政司都事程公拱宜孫女國子生三英女卽嫡母程太恭人從孫女也女三人長適乾隆己丑科一甲二名進士翰林院編修德淸徐公天柱孫現任刑部河南司主事名養灝子邑庠生珣次幼殤次未字嗚呼余今年四十有六四遭親喪兄嫂復早世妻又殞子女皆稚弱一身僅存四壁徒立豈余積愆之甚賾

耶抑俟修德於異日而後嗣尚可振耶則余固不敢不勉而亦惟恭人之默有以相余矣悲夫